



說小史歷會社編長

年百近最

義演史歷海上

行印店書星南海上

最近百年上海歷史演義 三

目次

- | | | |
|------|----------|----------|
| 第二一回 | 令行租界官府賢明 | 恩戴西員商人涕淚 |
| 第二二回 | 赤心待友否極泰來 | 白手成家多財善買 |
| 第二三回 | 勝地重遊西兵退讓 | 法人殞命苦力承當 |
| 第二四回 | 諂媚歐人草管民命 | 鄙夷中士擁尊法權 |
| 第二五回 | 談風度名士留芳 | 延冰人莽夫求偶 |
| 第二六回 | 無故開鎗更夫可恨 | 殺人償命國法能伸 |
| 第二七回 | 甬人仗義鄉魄長安 | 皖水鍾奇曹交再世 |
| 第二八回 | 垂青陳佳人歸滬濱 | 媚白種大帥發雷聲 |
| 第二九回 | 嬰津黃浦冠蓋如雲 | 歸國青年花枝解語 |

三集 目次

三集 目次

第三〇回

獵艷華僑風光細膩

冒名總督騙術新奇

最近百年
上海歷史演義【三】

南沙 張恂九著

第二十一回

令行租界官府賢明 恩戴西員商人涕淚

却說曹子雲與趙賢森周彪二人談上海花國歷史賢森等正聽得津津有味忽然外邊火警租界救火會中蒲牢怒吼馬路上人聲鼎沸登時將一篇掌故平空打斷曹子雲見天色已晚即告別回南約明日再來晤叙原來奚六想出破壞黃佩琮周小大之交情無非爭風生妬本無別意詎張文江一方耳中直刺決計實行經媒人通知周老明後周

第二十一回 令行租界官府賢明 恩戴西員商人涕淚

第二十一回 令行租界官府賢明 恩戴西員商人涕淚

老明當然尋訪小大。喚其歸家。預備作新娘。小大驟聞此信。如青天霹靂。手足無措。大凡癡男怨女。值愛情熱烈之際。一切生死利害。置之度外。况黃佩琮。丰度翩翩。財雄年少。周小大豈不驚爲奇遇。海誓山盟。指望永矢勿諼。萬不料頃刻有分離之慘。小大對佩琮再三哭泣。要求佩琮設法。知其業已訂婚。情願爲佩琮之妾。佩琮究竟無知年幼。一籌莫展。正在難解難分。周小大說我有一策。如君能依我而行。包管無事。佩琮卽詢何策。小大說趕速籌帶川資洋銀一千塊。我兩人祕密出走。到杭州暫住。再相機行事。我誓跟君以終身。絕不願嫁張文江也。佩琮搖頭說一千塊洋銀。我可以担任。若同走則萬難辦到。我上有父母。而無兄弟。安能離家遠去。小大痛哭得如淚人一樣。說除此別無方法。君旣

不能庇我一女子。我將拚一死以報君兩個月之情義。乃即預備脫離生意。回到父母處。由其父母送到張家。黃佩琮臨別時。送其金飾兩件。係戒指兩隻。每隻重三錢五分。金押髮一枝。重一兩。彼時黃金價值甚低。每兩換洋銀不過十八九塊。又現洋四百塊。小大將半數洋銀交於父母。云是幾年傭工積蓄此一筆工資。託其父存放生息。男家所選好日已屆。居然鼓樂放砲。與張文江交拜合巹。送入洞房。張姓親友歡呼飲酒。猜拳行令。倒熱鬧異常。奚六許助之錢。見此計得售。遂躲避不知去向。此類滑頭。慣技如斯。周小火花燭之下。知丈夫愚騷。可以計賺。即託辭身子勞頓。須先睡覺。詎知早有逃走之準備。自幼童養。門戶路徑。均所熟悉。且有洋銀金飾。途中不愁缺乏。迨酒闌人散。全家安歇。張文

第二十一回 令行租界官府賢明 恩戴西員商人涕淚

江亦沈沈酣臥。小大輕輕起身。見距天明尙久。卽捱出房門。開後戶。一溜烟而去。蓋田家住屋。多至三四間。單牆薄壁。出走極易。天明文江醒來。一位新夫人無影無蹤。全家驚惶無措。疑其投水自盡。凡附近小河浜中。搜尋殆遍。鄰右人家。交頭接耳。三三兩兩。莫衷一是。乃值騎四出。訪覓蹤迹。一面通報周老明。述明昨夜情節。如何如何。周老明又羞又氣。說我女旣男家走失。應由男家負責尋回。與我無干。張姓以爲在母屬軋餅頭。致發生茲事。應由母屬一同追尋。互相埋怨。過去二日。仍音信杳然。當時兩方俱有好事者。七張八嘴。挑撥打官司。鄉人腦筋簡單。一篷風奔至上海城內縣衙門前。投代書先生。寫狀紙遞入。兩造均是原告。又均爲被告。斯時兩姓所居之法華鎮一帶。暨城內傳揚已遍。都稱

黃佩琮大有關係。兩面亦知佩琮實小大之戀人。惟毫無證據。何從牽涉。且佩琮安坐家中。尤難指名控告。前清告狀。手續麻煩。先候批准。繼候傳訊。書吏差役。慣於擇肥而噬。見兩方均鄉人。貧而且愚。又不克涉。及黃姓。故懶於其事。多方延宕。計投狀始開庭。止不下隔開四十餘天。在此時間。周小大毫無影響。屆訊問之日。周張一同帶上。周方則謂人由張家走失。迄今多時。存亡莫卜。應向張姓索人。張方則稱小大在父母跟前。父母不加約束。任其不端之行動。以致被情人拐賣。父母知情。故縱云云。時上海縣官姓葉。名廷眷。字顧之。廣東香山。由監生捐知縣。先任南匯。調署上海。一切行政。非常嚴厲。嫉惡如仇。見此案供詞各執。因人已逃亡。無所證明。遂諭兩造協同尋找。獲得後再訊。一場不可

第二十一回 令行租界官府賢明 恩戴西員商人涕淚

思議之官司。無期延期。不了之了。然案情已經調查明白。禍緣充當女堂倌而來。上海淫蕩之習。日甚一日。風俗之敗壞。不堪收拾。決計嚴禁女堂倌。行文租界西官。出示曉諭。有犯必懲。西官深韙其言。此等澆風。永遠革除。不但此也。復將花鼓戲一并禁止。諸君不然。詢問何謂花鼓戲。此事創始者。安徽鳳陽府女子。鳳陽婦女。能纏極小之足。其始口唱鄙俚不堪之山歌。行乞錢文。蓋婦女作丐者。想江北人視爲榮耀無比。如斯劣根性。不知起於何代。後江南女子尤而效之。亦以纏足之女子。學得幾齣淫詞艷曲。手敲小鑼鼓。且歌且舞。爲江湖上賣藝營生之一種。上流社會人。素不屑觀聽及之。上海從太平軍以後。租界繁盛。一日千里。聲色貨利。極視聽之娛者。自有人想法羅致。况花鼓戲男女可以

合班。或以男子改扮爲女。混雜於女伶之內。騷形浪態。穢褻難堪。始則租界小茶館內。容納一班演花鼓戲者。以廣招徠。未幾有人選妙齡女子。學習此不南不北非舞非歌之怪狀。開演於寬廣之場所。卜晝卜夜。一言蔽之曰。誨淫。此類污濁俚俗之遊戲。假使在今日。亦歸天然淘汰之列。必無人顧問。彼時距今日。包羅萬象之遊戲場。四十年前。當然如蠅逐臭。如蟻附羶。轟動一時。弔膀子。軋姘頭。不亞今日之萬惡世界。青年男女。一入此迷魂陣。未有不忘廉鮮恥者。且其價極廉。每人不過一百文二百文。非若崑班京班各茶園。每位輒需洋銀數角一圓。故工藝界暨小商人。咸趨之若鶩。凡業此者。悉利市三倍焉。葉廷眷之意。女堂館而外。花鼓戲一端。亦亟宜取締。西官對於關係公共治安。頗爲重視。

第二十一回 令行租界官府賢明 恩戴西員商人涕淚

或自動禁遏。或極端贊助。皆雷厲風行以爲之。西人時猶尊重中國主權。若是故。華官有治理租界之可能。嗣後華官放棄主權之處。咎實難辭。而西國領事獨斷獨行。不肯與華官合作。亦自有原因。彼管理界內治安之全權。操之於工部局。法蘭西稱爲公董局。行政上大同小異。工部局與公董局。由納稅最多之人。選舉董事組織之。總董一人。租界內事無大小。悉由董事會議決。交工部局公董局各部執行。第一件重要事。爲財政之歲出歲入。界址愈推愈廣。人口愈來愈多。財政支出亦愈鉅。深感入不敷出之困難。雖明知利少弊多。亦不得不仍舊貫。取一部份之捐稅。以濟需用。卽如小押當一業。盤剝小民。兇猛等於毒蛇。貧民以價值洋銀一圓之物件。持往押店。祇可押二三角。每十天爲一期。一

個月分三期。每期利息三分。故用銀一回。每月須加息銀九分。統年計算。須一圓另八分。然祇有四個月期限。過限一天。即將物件乾沒。毫無通融之餘地。其實押本一圓。四個月利身。取足三角六分。而且專收押盜賊贓物。盜賊利用斯消贓之路。各地聞風而至。扒手摸竊。隨處施其技倆。押店之黑幕。不可究詰。湖北漢口有所謂黑店者。專代消售來歷不明之物。實際與上海租界之押店同。其所懸招牌。雖有當字質字押字分別。其重利盤剝。則一樣可惡。西人何以許其鱗次櫛比。在界內營業。則抽其重稅之故。又有名爲印子錢者。尤駭人聽聞。放此項印子錢。大都流氓賭棍。間有惡毒之婦女。恃其女流。天不怕。地不怕。例如貧民向之稱貸洋銀一回。從貸銀之翌日起。每日交還銅錢一百文。或二十

第二十一回 令行租界官府賢明 恩戴西員商人涕淚

天還清。或三十天還清。可以伸縮增減。且須擔保之人。如貸銀之人。逃亡走失。則責保人賠償之。貸借之數。不拘多少。以一圓起碼。五十一百均可。貸數鉅。則按日交還之錢亦鉅。期限亦可延長至幾個月。總之按日拔本拔息。核其還清之總數。竟超過本銀幾十倍。不但如此。且加以額外之需索。若鞋子錢。點心錢。名目。而交還之時刻。亦不容失誤。此種賤削。直暗無天日。然作小生意之輩。反因其利便。竟甘心爲其賤削。若無放印子錢人。則何來資本。藉以糊口。實則日夜忙碌。爲放款人奴隸而已。每日收錢之人。以小木印蓋於手摺爲記號。故稱印子錢。其時左宗棠任兩江總督。訪知上海押店作惡多端。札飭上海道台。照會英法美各國領事。將押店嚴行禁止。勒令閉歇。各領事奉令維謹。遵照辦理。

嗣後何以死灰復燃。因左宗棠去任，禁令漸弛。工部公董兩局驟失此項鉅額捐費。有關預算各項治安經濟，有妨發展，不得不重許開設。而將捐費增加幾幾乎營業稅所得稅，重疊徵取。洎數年後，押當業亦逐漸改良。現在物件押滿八月始乾沒之，利率亦稍減低。惟較內地典當按月二分起息，十八個月為滿者，尚相去懸殊耳。從前中國官府之權力非全不行於租界，觀女堂館花鼓戲小押當三者可見一斑。說者以為他日外人領事裁判權日益膨脹，故華官命令毫無效力。甚至華官向租界提人，必先取得領袖領事之同意。否則曰越界捕人，指為違章。送請公堂懲辦。然則租界竟成我國逋逃藪，而謂華官尚能干涉租界內政哉。租界司法權十之八九為混合裁判所侵奪。然外國領事裁判

第二十一回 令行租界官府賢明 恩戴西員商人涕淚

權初時非一朝即到極點。履霜而堅冰至。其來有漸。太平天國消滅後。中外貿易。駸駸具一日千里之勢。有浙江湖州人楊虎臣。夙營絲繭之業。湖州蠶商之大利。甲於中國。擁有資本之商人。悉與絲業有關係。江浙兩省育蠶。本有春夏秋三汛。而以春蠶爲最多。大概每年四五月間。絲繭商紛紛向內地收貨。販運至上海。轉售諸西商。捆載出口。行銷英美俄法各國。其價值每年不下數千萬圓。各國其時未曾仿效飼蠶之法。攘奪我國利權。但西商往往爲投機性質之生意。向華商做拋盤。於出貨之前。預定購進繭子若干担。絲經若干包。承購華商簽定契約。（名爲定單）即可收定銀若干成。（約十成之四）逮新貨上市。照約交割。惟蠶汛有衰旺。貨物有高下。此中得失盈虧。有天壤之別。傾家蕩

產者有之。立時暴富者有之。名爲做輸贏。蓋無殊賭博也。楊虎臣時運不濟。接受洋商拋盤。數目極鉅。偏逢春夏之交。天冷多雨。以致蠶汎不佳。收成歉薄。貨難交足。須賠償西商損失銀七萬餘兩。楊虎臣變賣家產。祇有四萬八千兩之譜。尙缺二萬四千兩。洋商逼索甚急。弄得楊虎臣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其妻嚴氏。貌美而性拙。子女均不育。恆在憂愁中。一日見丈夫營業而破產。事猶不了。苦痛十分。一念日後衣食無資。膝下猶虛。悲傷過分。臥床不起。奄奄一息。旬日未滿。遽爾香消玉殞。楊虎臣悼亡心碎。可稱家破人傷。遂聽喫官司。不設彌補之方法。果然洋商赴上海道台衙門控告楊虎臣。請求將其拘押。勒交賠款二萬四千兩。若延宕日久。須判以罪名。且加償利息等格外要挾。道台是監司大

第二十一回 令行租界官府賢明 恩戴西員商人涕淚

員不輕易坐堂審案。將楊虎臣提到後。委候補知縣朱言紹審訊。楊虎臣到堂下跪。問年歲籍貫畢。朱言紹剛欲開口。楊虎臣忽然放聲大哭。登時涕泗橫流。朱言紹倒喫一驚。急問（你什麼）……種種鬼究竟爲什麼。唉。何必呢。你好好兒說罷。楊虎臣原來此副眼淚。不但爲吃官司而落。并爲想起愛妻之死。一陣心酸。遂不知不覺流淚。朱言紹認爲家產淨絕。身遭縲紲。情極如斯。故大動測隱之心。及楊虎臣陳述經過情形。云已因營業失敗。大受損失。一時實無力償還此款。供畢。復大哭不止。朱言紹反對楊虎臣安慰數語。諭俟稟告道憲大人酌核辦理。退堂後。即將訊問情形。暨口供筆錄轉呈。并聲明被告業經破產。委無力量償銀。請大人恩准免追。云云。時道台應寶時。字敏齋。不但才具

優長。且與西官感情頗好。遇事聯絡。一聞楊虎臣欠款情節。親提楊虎臣覆審。楊虎臣懷疑滿腹。不知道台何以自行提審。形狀慌張。詎知應道台霽顏諭之曰。爾之負洋商銀款。既係因絲市荒歉。大遭損失。財產一空。惟爾能否對外國領事大人。照樣痛哭一場。如能若斯。本憲將爾之案卷與人。一并送至領事衙門。請其審訊。則此案可望不須償銀。便爲了結。楊虎臣聞諭。十分欣喜。叩頭不已。連呼遵大人之命。道台遂令交保出外。嗣道台即將全案卷宗。並楊虎臣移送領事衙門。領事果然定期傳訊。原告洋商亦派代表到堂。楊虎臣跪下。如法泡製。伏地大哭。嗚咽而言。陳述家破人亡之慘。弄得領事莫明其妙。問繙譯。似乎此中華人究爲何因。哀傷不已。繙譯乃噤哩咕嚕向領事說一大篇言語。且

第二十一回 令行租界官府賢明 恩戴西員商人涕淚

作手勢領事大笑。諭知繙譯數語言畢。揮令楊虎臣出外。欲知此案究竟如何。下回分解。

柳。鞞。鶯。嬌。問。海。濱。

城。開。不。夜。四。時。春。

後。庭。花。唱。餘。商。女。

知。否。喧。賓。奪。主。人。

第二十二回

赤心待友否極泰來 白手成家多財善賈

却說楊虎臣經外國領事訊問。領事見其窮苦堪憐。卽判決將所欠銀款如數豁免。不特如是。且知楊虎臣窮得無家可歸。以其爲浙江省湖州府籍。且賞給洋銀幾圓。以爲盤費。飭令回到家鄉。另圖謀生之法。由繙譯一一傳知。案遂了結。原告如龍如虎。弄得瓦解冰消。一場掃興。於是應道台爲上海人交口稱頌。均謂能庇護本國商民。不肯拍洋人馬屁。不知外國之領事裁判權日益澎漲。實此等事件。始作之俑。中華官廳不知法權。自取其咎耳。西國自到上海通商。其初二十餘年。尙少輕視中國政府及各地方官吏之意。其派來北京之公使。必先徵取中政

第二十二回 赤心待友否極泰來 白手成家多財善賈

第二十二回 赤心待友否極泰來 白手成家多財善賈

府同意。即派駐各通商埠之領事亦然。彼邦素重外交。必妙選折衝樽俎。不辱使命之人材。方加委任。判結楊虎臣欠銀案。犧牲原告者區區二萬餘金。此中含有利用之深意。彼之用人。無所限制。官與商一氣銜接。往往朝爲商人。夕即爲命官。清同治帝三年。德意志國人德爾孫。本爲小商人。到上海亦無多時。華人呼德國爲迦門。迦門者。即日耳曼之省音。此德爾孫初入中國。無經商之資本。乃屈身爲英人住宅內侍役。忽然異想天開。上一個條陳於德政府。所云何事。無人悉其內容。大約係於爲國家爭權利起見。其時德人入中國者極少。上海租界上呼爲迦門人。不滿百數。德政府欲發展勢力於國外。突然令德爾孫任上海總領事之職。未曾通知華政府。華官不知不覺。大都昧於外交。聽其自

由行動而各國領事大以爲不然。心鄙德爾孫身執賤役。一旦與之並肩共事。非所願意。彼時各國對華政策。尙主相平。未曾聯盟一致。瓜分中國之風說。亦不聞之。乃由上海領事團暗中知照各該國北京公使。各公使示意中政府。北京向不設立外交部。咸豐帝庚申亂後。始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由總理衙門行文督撫。札飭上海道台。謂德爾孫係尋常商人。乏領事資格。我國未便以領事官待遇。洋涇浜設官章程。時亦未議決頒行。德人知之。因將德爾孫撤換。由此而觀。我國從前對外主權。猶差強人意。洋商所設公司行號。多雇華人充當買辦。買辦之名。稱商法上無確定之意義。蓋我國自通商後。租界上之一種特別職業。英文譯音爲糠擺渡。咸豐同治間。文人筆記。不曉譯音之本難索解。乃

第二十二回 赤心待友否極泰來 白手成家多財善賈

就糠擺渡三字。以中國文法爲之解釋。爲買辦介於華洋人之間。以成交易。猶之藉糠片爲擺渡之用。既以居間業許之。而又含有輕誚之詞。此實從前仇視外人。并看輕代外人介紹商業之華人。固我國舊社會之常態。惟買辦二字。究作如何解說。聞諸老於上海風俗者言。西人之來中國。第一地點爲廣東。廣東有十三洋行。爲中西貿易唯一之介紹人。當時卽名此人爲買辦。意義上若謂代外人買辦物件者然。此係中國商號所雇用。以與外人交易。與上海之所稱買辦。完全受外人之雇用者。其性質不同。惟沿襲其名稱則同。迨上海開埠。外人麇集。彼時中西隔絕。風氣錮蔽。洋商感於種種之不便。動受人欺。時卽浙江定海人穆炳元。被俘於英人。嗣隨英兵艦來上海。熟悉英語。頗得外人之信用。

無論何人。承接大宗交易。必央穆炳元爲之居間。而穆又另收學徒若干人。教以英語。及與外人貿易之手續法。後外人商業愈繁。穆一人不能兼顧。乃使其學徒出任介紹。此爲上海商雇用買辦之始。然一宗交易。既告終了。則雇用關係亦遂解除。猶今人延請律師辦案者。然既而外人之到上海者日衆。所設行號公司。與華人之交易亦日繁。行號內所用之繙譯庖人。西崽人等。對外購買零星器具什物。及起居飲食。日用必需之品。支付款項。及種種往來。外人頗嫌其煩瑣不堪。於是新興事業。每當延訂買辦時。兼以瑣務委任之。而買辦與行號公司。遂有墊款及代管行務之職務。此爲現代買辦制度開始之濫觴。有人保存合同一紙。係咸豐帝元年。英商義品洋行與王姓買辦所訂立。則此制

第二十二回 赤心待友否極泰來 白手成家多財善賈

之通行。當在道光帝季年起。但自開埠通商。我國歷年之財貨輸出。與夫政治上之借款償款。均以上海爲金融總匯之所。而我國政治經濟及社會經濟。乃岌岌乎不能獨立。金融機關之操於外人手者。以各國銀行爲領袖。而各銀行又各有其政治上之意味。例如償款屬於某國者。卽由某國銀行司其出入。至各銀行魄力之雄厚。根柢之深固。與我國政治社會兩方。關係最密切最永久者。以匯豐銀行爲首。曲一指。匯豐第一任買辦黃槐庭。造成後來錢業上之特別勢力。其事實足資研究。黃槐庭浙江紹興府人。始爲錢莊之跑街。生性節儉。略有積蓄。頗得商業中之信用。英人惠而頓服務於好士洋行。與槐庭友善。以職務上往來有年。故交誼益深。一日告槐庭曰。予擬集資設一局面偉大之錢

莊今須回本國招股。子能助我川資乎。槐庭詢以若干數。惠而頓云。非銀圓二千不辦。槐庭自思所積祇得半數。然在錢業中信用素著。可挪移以滿此數。卽慨然一諾。不數日。竟以現銀二千圓交付。惠而頓欣然束裝就道。時外國郵船絕鮮。須一二個月始開行一次。瀕行。槐庭往送之。問何時可返上海。惠而頓云。多則一載。少或九個月。槐庭見其時間久遠。且遠隔重洋幾萬里。交通極不便利。心頗悔之。然已無可如何。雖悔莫及。但囑前途珍重而已。倏忽之間。九個月已屆期。不至一年之期。又屆。仍不至。所挪移之款。槐庭致乏術彌縫。因是爲錢莊之主人開缺。大凡商人職務不停。表面上好看。不致窘狀畢露。一旦賦閒。世上盡勢利小人。而銀錢業猶覺澆薄。平時相與往還者。咸望望然去之。

第二十二回 赤心待友否極泰來 白手成家多財善賈

第二十二回 赤心待友否極泰來 白手成家多財善賈

若將洸焉。槐庭祇好回紹興原籍。此時家鄉親友都作擲揄之態。槐庭亦神志頹唐。懊喪無極。有時甚致咄咄書空。知其事者皆謂此外國人實爲鉅騙。槐庭忠厚。墮其術中耳。日月不居。寒暑屢易。溯惠而頓回國。迄今已經三載。槐庭鬱鬱家居。亦二年將滿。生活漸難支持。忽一日有人持洋文信一封。從上海馳來紹興。訪問至槐庭家中。交其親拆。並持來現銀一千元。爲槐庭安家治裝之用。促其即日去上海。槐庭從前雖能說幾句英國話。不過洋涇浜閒話。（洋涇浜話自成一文法。租界初開時之通用語）得洋文信。不識其內容何若。問送信人一切情形。則僅云黃浦灘英大馬路口之洋行。差吾專送信與銀到此。不知其他。因此槐庭弄得不明不白。既而想有此一筆盤費。即使徒勞往返。不致多

大損失。正苦在家愁悶。無所事事。不妨藉此往上海一行。以覘究竟。遂忽忽收拾行李。偕送信人啓行。渡過錢塘江。到杭州江干。雇一號民船。言定限幾天趕速送至上海。一般平日白眼相加之親戚鄰居。微聞此件消息。紛紛踵槐庭家門前。詢訪刺探。異常忙碌。中有神經過敏者。卽備上土宜之物數色。殷勤貽贈。估其價值。足有三四百文之譜。其意若何。奉託槐庭薦引生意。經槐庭之妻。好言撫慰。閒言少敘。黃槐庭不日已蒞上海。由送信者領導至洋行內。原來此洋行非他。卽匯豐銀行籌備處也。入內晤籌備主任。卽三年前借款回國之英人惠而頓也。惠而頓實匯豐未來之大班。兩人晤面之下。相向皆不作一語。因槐庭此時莫明其妙。如墮五里霧中。見惠而頓之氣燄赫然。不覺神輕。又爲之震

第二十二回 赤心待友否極泰來 白手成家多財善買

動而惠而頓自回上海。探悉槐庭大受其累。謂自己而生計斷絕。一種惶愧歉仄之意思。莫可形容。見面時不知從何處說起。故兩人祇有兀然對坐。良久始寒溫數句。惠而頓即請槐庭入其臥室憩息。泊乎入晚。始抵足長談。互訴別後之景況。彼此均艱苦非常。旋惠而頓向槐庭告負約之罪。平空貽累。且至聲淚俱下。槐庭慨歎幾年來自己命運不佳。當遭蹉跌。與人無尤。賓主間之情誼。深摯之極。由是槐庭幫同惠而頓辦理一切。未幾匯豐開始營業。惠而頓即爲第一任大班。黃槐庭即第一任買辦。不佞書此故事時。適有友人別字好好先生來見之。曰。君誤矣。某閱西人記載。開辦匯豐銀行。係當時英領事之條陳。君所言恐非事實。然不佞聞諸前輩。黃槐庭之紹興同鄉。俱如上述。且證明之人尙

在。意。者。惠。而。頓。密。受。領。事。之。命。回。國。招。股。而。對。槐。庭。言。則。以。欲。開。設。大。錢。莊。爲。詞。亦。未。可。料。槐。庭。任。匯。豐。買。辦。數。年。之。間。已。積。資。至。數。十。萬。金。其。聲。名。洋。溢。於。上。海。商。界。當。其。在。職。時。以。錢。莊。與。銀。行。直。接。營。運。之。關係。又。深。悉。錢。業。之。苦。况。遂。設。法。使。錢。莊。得。以。向。銀。行。拆。票。凡。錢。業。中。向。槐。庭。求。援。者。無。不。如。其。願。以。去。或。撥。派。一。知。友。爲。之。料。理。莊。務。俾。不。至。於。失。敗。而。此。莊。之。信。用。亦。陡。增。槐。庭。紹。興。人。故。當。時。派。出。之。人。亦。以。紹。興。籍。爲。多。直。至。今。日。錢。業。中。紹。幫。仍。占。有。優。勝。之。勢。力。歷。史。上。實。黃。槐。庭。爲。之。提。倡。蘇。浙。二。省。自。古。爲。文。化。之。邦。以。經。史。文。章。名。於。世。者。不可。勝。數。而。以。商。業。起。家。成。偉。大。之。人。物。亦。所。在。皆。是。但。比。較。浙。江。尤。盛。於。江。蘇。葉。澄。衷。字。成。忠。慈。溪。縣。人。父。名。志。禹。以。種。由。爲。業。由。慈。溪。遷。居。鎮。

第二十二回 赤心待友否極泰來 白手成家多財善賈

第二十二回 赤心待友否極泰來 白手成家多財善賈

海縣之沈郎橋。葉志禹因佃種田畝便利起見。所以舉家移徙。並無卜居吉地之心。乃有精於堪輿家言之嚴月江。與人閒談。謂葉志禹所建茅屋三間。五載之內。大不利於主人。然二十載之後。其子孫必有發達者。依予斷定。可以財稱雄一世。並可名滿五洲云云。信口雌黃。風水先生之常技。人皆姑妄聽之。澄衷年甫六齡。志禹遽病歿。其母洪氏守節撫孤。澄衷上有一胞兄。母子三人。蟄居數椽茅屋之中。貧苦莫可言狀。洪氏代人洗濯衣服。兼能縫紉。藉此生活。澄衷隨其兄挑取野菜。樵採柴薪。以佐其母。衣恆不能蔽體。食恆不能一飽。及九歲時。請命洪氏。願入就近學塾。識字讀書。洪氏以學費無出。面有憂色。姑央鄰翁商諸塾師。可否請其半盡義務。而塾師怫然不悅。曰。寒士生涯。全恃教讀。非不

思造就清貧子弟。奈枵腹不可教書。何。倘人人來請義務。予將糊口乏術。此大不可言。畢。掉頭入內而去。鄰翁知無可商酌。回復洪氏。澄衷在旁邊聆之。流淚不已。其兄年十五。襲父之農業。租大戶之田四畝。盡力耕種。洪氏亦諳藝種蔬菜方法。遍植蔬菜於隙地。售諸市外。兼可自奉甘旨。澄衷年幼。力不勝耘耨。乃爲兄作刈草生活。胼手胝足。惡衣菲食。勤奮不肯少息。母與兄甚爲歡喜。至十二歲。往鄰村王姓家爲傭工。王姓是一鄉大田主。雇工五六人。主人名肖琴。家有一妻二妾。王肖琴性情暴虐鄙吝。其妻張氏亦然。且奇妬。肖琴二妾。非納之於外。俱其家婢女。肖琴又喜漁色。一婢名菊芬。一名阿徽。自幼鬻身於肖琴。母親處爲婢。其母既死。二婢貌均不惡。年亦長大。肖琴抑勒之。不肯遣嫁。據爲己

第二十二回 赤心待友否極泰來 白手成家多財善賈

有。居然左擁右抱。張氏妬婦。何以任肖琴如此。因本屬奴隸。藉此可省僱女傭兩名。名爲姬妾。幾非人類之待遇。菊芬阿薇處於被壓迫之下。亦無可奈何。寧波風俗。俾女之外。凡傭僱爲田工者。視之亦同奴隸。澄衷受雇之工資。每年不過錢十餘千文。王肖琴見其年幼可欺。小有過失。輒施鞭撻於澄衷。田主婦張氏。尤爲野蠻。待遇澄衷之苛刻。甚於肖琴。澄衷多方忍耐。不少拂主人意。倏忽三四年。澄衷年已十六。生性誠實。毫無邪念。詎料菊芬阿薇二人。以主婦悍而妬。從不肯以春花秋月。平分一半。人非木石。豈無心猿意馬之時。乃皆屬意於澄衷。往往於澄衷出入奔走。邂逅相遇時。目語眉挑。施以勾引。澄衷少年老成。絕不爲動。且趨而避之。孰意偶爲張氏所聞。疑澄衷之狡焉思逞也。乃借端發

作。始而辱罵澄衷。醜詆無所不至。繼而叫囂跳躑。猛如豺虎。雙手持一條樹棍。追毆澄衷。田內工作之人。齊來勸阻。代抱不平。澄衷忍無可忍。對衆人云。我以貧故。來甘心作奴僕。實爲苦守多年之母。人子不忍遠離。得時時歸省耳。今受辱若此。男子志在四方。之謂何。豈能永作奴僕。從此告辭。卽掉首不顧。逕返家中。會有鄉鄰倪姓名楚時者。挈澄衷赴上海。受雇於虹口小雜貨店。然臨行苦乏川資。被囊。洪氏與長子議定。指田中將熟之秋禾。預質鄰家。得錢數千文。始得偕同倪姓。拜別母兄登程。從此澄衷一路福星。如龍蛇之起蟄。破壁飛去。欲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有詩贊之曰。

疏財仗義古人風。

爭說賢才產浙東。

第二十二回 赤心待友否極泰來 白手成家多財善賈

第二十二回 赤心待友否極泰來 白手成家多財善賈
八百孤寒齊挾纊 槐庭而後有澄衷

第二十三回

勝地重游西兵退讓 法人殞命苦力承當

却說澄衷入虹口小雜貨店。傭工克勤克儉。時中外通商已數年。虹口關爲美國租界。外人輪船進口者日多。甯幫商人。抵上海營生者亦日衆。往往白手成家。已作富翁。澄衷不勝豔羨。默察何者獲利較厚。何者脫貨較便。纔過四個月。所傭工之店。忽遭回祿之災。蓋上海租界上火患最易發生。甚至有一夕而幾處焚如者。澄衷此際無處安身。乃賃一葉扁舟。往來黃浦江中。販賣各項食品。於外人輪船。有一西人。自輪上乘澄衷之舟。渡至岸上。既去。遺忘皮篋一隻。澄衷開篋視之。不覺大駭。中儲鈔票。約有百萬圓之鉅。他人得之。必然祕密上岸。隱匿以去。立時

第二十三回 勝地重游西兵退讓 法人殞命苦力承當

爲面團團富家翁。澄衷一想俗語云：橫財不發命窮人。非我所應有之金錢。我斷不克享。必在生意上贏餘。自辛苦中得來。方爲正當。決計待此人而還之。後西人果來尋此皮篋。澄衷遂如數歸趙。西人大爲歎服。欽其爲人誠實。非常器重。頃刻之間。宣傳殆遍。於是各國所停輪船。咸樂與之交易。澄衷之營業。一時爲冠。此西人見澄衷拾金不昧。相與友善。澄衷因通英語。恆就此西人研究物價消長之理。商業操縱之法。常以振興商業爲己任。同治帝元年。創設老順記於虹口。節衣縮食。與傭伴同甘苦。又能知人善任。不及十年。推廣分肆。遍於通商各埠。復在閩北漢口。創辦絲織紗廠。火柴廠等。發展工業。所蓄工人。以數千計。事業益宏大。然澄衷自奉儉約。絕無豪華之氣。其待人接物。勤勤懇懇。所

言必信所行必果。故上自達官顯宦。下至僕夫苦力。不詔不驕。體恤人情。無微不至。人皆樂爲所用。性又樂善好施。有求必應。待遇宗族鄉黨。尤爲敦厚。捐資立忠孝堂。置公田。設義塾。及牛痘局。凡本鄉之善舉。悉力助其成。直隸河南山西先後飢荒。辦米粟以賑濟之。又建懷德堂。以洋銀二萬圓爲基本。其所開店肆中之夥友。如有身後無依者。以時賙卹之。最堪流芳後世者。自憾幼年因貧失學。獨捐銀三十萬圓。創立澄衷學校於虹口。造就兒童。功非淺鮮。年六旬而病沒。斯人卽古時任俠之流。足樹商界之典型矣。浙江慈溪。尙有一位偉人。姓嚴名信厚。字筱舫。幼年逢太平天國之亂。棄讀書爲商賈。杭州有鉅富胡雪巖。本亦經商致富。家資至不可以數計。人呼之爲活財神。在上海見嚴筱舫。目爲

第二十二回 勝地重游西兵退讓 法人殞命苦力承當

奇才李鴻章時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胡雪巖函薦筱舫於李。卽任以督銷長蘆鹽務。在職十餘年。積資鉅萬。從此北京上海廣東福建甯波。皆有筱舫經營之事業。卒以上海爲中外通商大埠。居家室焉。顏其室曰小長蘆館。誌其發軔之始也。筱舫旣通顯。急公好義。賑濟各省飢荒。報效國家公款。統計不下數千萬。出自己資者亦及數百萬。至建立天津之浙江會館。吳淞之防疫醫院。上海之仁濟廣益元濟諸善堂。甯波之清節堂。及仁安公所。皆彰彰在人耳目。又葺宗祠。修家乘。置祭田。設義莊。恩遍族人。其尤爲人欽敬者。上海四明公所一役。事載下回。清帝光緒朝任盛宣懷。呂海寰爲商約大臣。與英國商約大臣馬凱會議於上海。是時西國商人日夕討論。盛宣懷謂商約關係中國商務甚鉅。設

立商會。庶可聯絡商情。週知利弊。不致爲西商朦蔽。彼舫慨然身任其事。手訂章程。爲各商提倡。上海有總商會。自彼舫始。其後北京設商部。各省立商會。皆取法上海之定章。彼舫年七十九病沒於天津。丹旄南歸之日。道送者不絕。黃槐庭等數人。皆與上海西人頗有關係。特表出之。說到上海自洪楊之軍事既平。蘇浙兩省之富紳鉅商。相率來居。視爲避秦之桃源。商務日盛。且爲餉源所自出。當時法蘭西以助剿有功。隱有德色。於是中法官史。議設會防機關。凡經過華法兩界之貨物。須加抽會防局捐。以資挹注。同治帝三年。江蘇巡撫李鴻章。先奏明皇上。裁遣常勝軍時。華爾已受傷身故。爲國宣勞。嫻熟洋鎗射擊之青年軍隊。遽投閑散。未免可惜。但英國法國之兵。仍留駐城內。其佔居之地。如

第二十三回 勝地重游西兵退讓 法人殞命苦力承當

學宮城隍廟內花園蹂躪之禍。在所不免。復有寺廟亦被佔據。如九畝地城根。青蓮菴大境等處。華官迭次商諸領事。一味延宕。道台丁日昌。乃備具豐美異常酒食。讌請西兵首領。並許以犒賞費若干。其始亦推諉多端。至八九月之間。丁道台仍提議此事。西兵官與之協商條件。既告妥洽。始將歷年佔住之地。陸續讓還。上海城內。遂無西兵之足迹。同治帝四年十二月。李鴻章復奏請撤消會防局之兵勇。但此局所抽之捐。殊爲豐富。華官要錢。視同性命。暗中連動北京外國公使。及領事。咨請酌量保留。李撫台勉徇其請。飭丁道台核議定奪。遂定爲城南高昌廟。留練勇四百名。松江鳳凰山。留練勇一千名。按照湘軍營制編排。其口糧由江海關稅收項下。每月撥給。選派英法二國武弁爲練勇教習。

分班教導。統帶者中國軍官。節制調遣之權柄。歸上海道台。會同統帶官施行。所有充當教練之西弁。合同上載明。祇管鎗礮如何訓練。戰術如何研究。不得干涉營務。而會防局依然存在。因循不果。撤消中國人辦事。往往愈久愈弊。弊愈大作。弊之道愈精。會防局所用巡丁。藉查驗貨物之名。每有騷擾情事。衆商深患之。乃由各業按年包認捐費。費之數目。各業自定之。於成交掣票時。加蓋代徵會防捐之圖記。圖記之下。注明應捐之銀數。實際仍取償於客戶。惟會防局之開始。英美二國未嘗與聞。故抽捐之舉。僅以洋涇浜爲止。浜之北。卽無此例。外人在上海。勢燄薰天。因由彼國勢富強所致。負氣之士。每慨本國官廳。揚西抑中。格外逢迎。至國人生命賤如犬馬土芥。而外人則尊如帝天。不知殺人

第二十三回 勝地重游西兵退讓 法人殞命苦力承當

者死。中外原無岐異。既殺人矣。斷不能妄爲袒庇。上海十六鋪北首。有金利源碼頭。嘉慶道光帝朝。沙船運貨之一項。營業盛極。當時故沙船號。爲商業中巨擘。有船名金利源者。資本雄厚。魄力偉大。獨佔碼頭。所有權。迄今滄桑屢易。猶沿習舊稱。同治帝十二年。李鴻章命盛宣懷。創設輪船招商局。其貨棧與碼頭。卽在於此。父老相傳。此地爲古之順濟廟舊址。通商以後。屬法租界黃浦灘。同治帝五年正月某日之夜。金利源碼頭。有煤炭棧房一所。所中扛抬煤炭工人之頭目。浦東南匯縣人。張桂金。以向倒新正月不禁賭博。日間工作既畢。夜飯後糾同多人。聚賭牌九。地屬法國租界巡捕房。又近在目前。賭之爲害。中外官吏均懸爲禁令。當時法捕房。派出法國巡捕名巴隴。上差巡察。巴隴服務祇有

幾個月。性情獷悍。酷愛杯中物。對於中國風俗。一毫不懂。中國言語。一句不通。心中目中。但知中國人是野蠻民族。如奴隸如病夫。張桂金等。正在呼廬喝雉。乘烈興高之際。巴隴走至煤棧。旁聽得人聲喧鬧。洋銀之響。亦叮噹不斷。心中大動。卽推門入內。一班賭徒。見外國巡捕進來。非常驚惶。及見巴隴隻身到此。並無隨後之人。驚魂稍定。張桂金呼曰。衆朋友。勿必害怕。我自解決之法。於是各人寂然無聲。巴隴見中國賭具。不知其從何識得。一面走至桌邊。一面口中囁嚅。不知其說何等話。張桂金持洋銀二圓。雙手獻於巴隴。其意作爲孝敬。巴隴授之以右手。復將左手攤開。似乎要增加。張桂金向之連連作揖討饒。巴隴置之不理。相持五六分鐘光景。其時桌面有銀十餘圓。骨牌三十二隻。骰子

第二十三回 勝地重游西兵退讓 法人殞命苦力承當

兩粒。巴隴連洋銀連牌骰一并取之。納於號衣袋中。復將掛於腰畔木棍。插在手中。亂拍桌子。回轉身來。將近身之與賭者。又欲歐擊。衆人覩此。齊抱不平。一聲喝打。羣起而攻。此輩工人。腦筋簡單。並無知識。一時拳足交加。巴隴真所謂孤掌難鳴。號衣號帽。扯得粉碎。叫鞭木棍。不知去向。打得最爲劇烈者。張金桂之同鄉。謝阿慶。金狗二人。巴隴跌倒在地上。氣喘吁吁。猶手指張金桂。不知其作何語。金桂原來性如烈火。到此時。一想事已鬧大。一不做。二不休。索性結果。此外國人。拚抵一命。順手取旁邊食物籃內。甘蔗刀一把。將巴隴腰脅下亂搥。一時巴隴血如泉湧。昏厥在地。大衆拍手稱快。孰知巴隴被打。已經遍體鱗傷。復搥幾處刀眼。安能忍受。且腰部一刀。確是致命。就此一暈不醒。嗚呼哀哉。張

桂金當對衆慷慨言曰。大丈夫一身做事。一身當此。外國狗命。理應我去抵償。與別人無干。我昔年娶妻。不久卽死。未曾生育。亦不再娶。故本無家室之累。惟尙有將屆七旬之老母。雖有阿弟兩人。必可奉養。而我心上終覺不安。託諸位朋友代告我兩弟。不必念我。譬如父母少生子。可也。刻下大家畫策。此死屍如何安放。安放之後。我自投巡捕房。喚官司。決不連累別人。說至此。忽見謝阿慶金狗二人。從人叢中挺身而出。曰。打死此洋鬼子。我等同負責任。張大哥既肯投監抵命。我等亦甘心自認幫打。倘有食言。卽是縮頭之烏龜。至於一個死屍。容易辦得極。包在我二人身上。張大哥不必多慮。且我三人既決心自首承認。放於馬路上。堂而皇之。任人看見。亦屬無妨。何必遮掩。在隱僻地方。張桂金

第二十三回 勝地重游西兵退讓 法人殞命苦力承當

說對極對極。現在大家且歸去休息。死屍所搶洋銀。好在一塊不少。請各人認清。仍舊物歸原主。衆人齊聲說。豈有此理。罪孽既由張大哥一身頂去。此區區幾塊洋細。當然送與張大哥零用。喫官司是處處要用錢。我等應該各照力量。措幾文錢。再送張大哥言畢。一哄而散。其時將近十二點鐘。張桂金謝阿慶金狗三人。商議移去屍首。由謝阿慶與金狗將巴隴先抬到門口。然後將滿地鮮血。沖洗乾淨。正收拾之時。一班賭客。內有沈毛頭者。去而又來。對桂金等三人云。洋鬼子進吳淞口。迄今二十餘年。中國大喫其虧。罵一聲洋鬼子。好像彈劾皇帝。中國人之生命。不及外國一隻狗。實在令人氣不過。今夜既肇此禍。略可出出氣。大哥犯不著束手就縛。依我之意。還是溜之大吉。我等自食其力。隨處

好喫飯。所以我再來相勸。隔開三四年後。風浪平息。仍可歸來。桂金答言。中國人被外國看輕之故。即在毫無肝胆。豈罪潛逃。若使人人遇事挺身而出。不致受外國欺侮。到目前地步。我心已決定。不再改更。沈毛頭歎氣自走。阿慶金狗收拾既完。輕輕將巴隴屍首。放在一隻煤筐內。開棧房大門。抬出。到黃浦灘邊丟掉。無人看見。三人坐待天明。聽得棧房門外。人聲鼎沸。均喊打死外國人。不得了。不得了。桂金等飽食一頓。將衣服錢文。各自打一包裹。託同鄉人寄回家中。安排完了一同投奔南首法巡捕房。對門差說明。我等爲打死巴隴之兇手。自行投到。聽喚官司。門差係中國巡捕。向三人說。汝等想必發癡矣。打死人命。豈有自肯承認兇手之理。倘汝等果然兇手。豈有不逃走之理。此事我有點不

第二十三回 勝地重游西兵退讓 法人殞命苦力承當

相信桂金說。巴隴確爲我。用刀搥死伊等係幫我毆打之人。我等在棧房內小賭。巴隴既得賄復搶錢。還要拿賭具。以木棍擊人。我等怒從心上起。故將其打倒在地。順手取甘蔗刀一擲。竟然致命。此事與他人無干。汝速入告捕頭。毋庸多談。此時巡捕房內重要人員。因巴隴屍首發現。傷痕纍纍。知因捉賭而肇禍。正議善後之方。一面派全班包探。緝拿兇手。一面飭十六鋪地甲。赴上海縣衙門請驗。紛紛擾擾之際。門差進捕頭寫字間。對繙譯報告情形。繙譯據以陳述。法捕頭聆悉。大爲駭異。立傳張桂金謝阿慶金狗三人到寫字間。訊問一切。桂金等詳細自白。實因巴隴行動野蠻。捉賭是巡捕應該執行之職務。我等不敢抗拒。實因受賄搶錢。取牌毆人。太覺無理。一時性發。由阿慶金狗先動手打倒。

由我取甘蔗刀。搨死。自願償命。決不反悔云云。法捕頭再三盤詰。有無別情。張桂金等三人始終承認。矢口不移。捕頭又問。何以不先逃去。甘喫官司。三人齊聲應之曰。身長六尺。天下難藏。中國人有句俗語。鬧禍一篷風。有難各西東。所以爲外國人看得半文不值。我三人即使逃避。到底不會逃到外國去。不免獲案治罪。永遠不能再到金利源喫飯。與其出頭無日。倒爽爽快。快自家來受罪爲妙。巡捕頭大爲嘉許。卽繙譯亦亂點其首曰。難得難得好漢好漢。捕頭且諭知張桂金等三人。如此這般。欲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滬。瀆。繁。華。歲。不。同。
白。人。自。昔。主。權。崇。
男。兒。若。盡。知。團。結。
景。象。昇。平。觀。亞。東。

第二十三回 勝地重游西兵退讓 法人殞命苦力承當

第二十三回 勝地重游西兵退讓 法人殞命苦力承當

第二十四回

詔媚歐人草菅民命 鄙夷中土攘奪法權

却說張桂金謝阿慶金狗三人自投法巡捕房承認致死巴隴一案。巡捕頭審問之下。深加贊美。諭知三人將來中國官衙門。照此說法。可免刑罰。現在此處安心守候。待遇從優。食物臥具。使汝等舒服。不致吃苦。桂金等遂入捕房。拘囚所。捕房內收押人犯。大約分三等。乞丐小竊等爲最下。坐臥地上。房屋黑暗。臭穢不堪。中等者爲犯刑事重大之輩。房屋稍覺明亮。但外有堅固之木柵。柵外有荷鎗巡捕。日夕邏守。所押之人。刑具或上或否。或銬兩手。或頸項繫以鐵鍊。或釘腳鐐。最重者用鑄杖。使身體不得轉動。其苦難堪。還有一類。係錢債民事之案。在押者

第二十四回 諂媚歐人草菅民命 鄙夷中土攘奪法權

稱有體面人。購買食用之物。皆可自由。談笑遊戲。不加拘束。惟不克出外。令取保而一時尋不得保人。亦押在此。張桂金究爲命案重犯。所以拘押刑事所。惟捕頭知照。免加刑具。三人各增食牛肉每日一磅。較其他喫刑事官司者。已非常優待。且說十六鋪地甲投上海縣衙門。報告法國巡捕巴隴被殺命案。稟請相驗。上海知縣姓黃名安謹。聞報之後。心中頗爲驚駭。因所傷是外國人。但知外國人利害。不容易對付。爰請刑民師爺商量如何辦法。此種刑民師爺。專門舞文弄法。可稱辦案老手。當對黃知縣說。第一步照例驗屍。第二步飭緝兇手。兇手看獲案與否。再定辦法。可惜是中國人打死外國巡捕。故辦理有點棘手。若然調一調頭。打死者係中國人。行兇者外國巡捕。包管無大事體。因中國人

之生命。毫不希奇。總可糊糊塗塗了結。現在惟有傳喚值日差役。作
刑房錄供人等。出城檢驗。爲是。黃知縣立即吩咐下人伺候。泊午後三
點三刻鐘。排導出衙。前呼後擁。經小東門至十六鋪。法蘭西巡捕房門
口。由地甲預備屍場。半跪迎接。黃知縣升坐公案。地甲上前。雙膝跪下。
口稱法國巡捕巴隴。到煤棧捉賭起衅。被小工毆打受傷。復用刀搨。以
致立時斃命。移屍浦灘。經小的查明。密將張桂金謝阿慶金狗三兇手
拿獲。送交捕房收押。請大老爺示。黃知縣知兇手已得。深獎地甲能幹。
乃將巴隴屍體。放於場上。如法檢驗。作作喝報。驗得法國人巴隴一名。
頭上右眼角拳傷一處。鼻梁下拳傷一處。打落門牙兩個。上下唇均破。
碎。身上拳傷六處。脚踢傷二處。均現青紫色。兩足拳傷三處。膝蓋骨已

第二十四回 諂媚歐人草菅民命 鄙夷中土攘奪法權

損復有刀傷四處。惟均非致命。祇有左腰眼一刀。實爲致命。長一半七分。深入二寸二分。左腎已破。兇刀背厚。尖帶方形。係切水果所用。所報是實。黃知縣聞報之後。由公案走下。親自將傷處逐一察看。作作一一指明。覺得並無錯誤。飭刑房書吏照填尸格。當場閱看。用硃筆標一閱字。一時看驗尸者。人山人海。巡捕房四面。竟無容足之地。捕房派人稟稱。巴隴因公隕命。請准捕房收殮尸首。黃知縣允之。命給領尸字條。須捕頭簽字爲憑。蓋照例領尸。當具切結存案。檢驗已畢。黃知縣命駕入巡捕房少憩。當由捕頭迎入客座。問答一番。由繙譯兩方傳達。黃知縣方明白此案兇手三人。俱自行投到。承認闖禍。地甲冒功。蒙蔽。頗恨此人。決將其斥革。換人充役。詎知中國向來習慣。凡圖書小甲一流。今日

斥革。明日可以改名復充。祇消出一筆賄賂。衙門內人。上下其手。極容易恢復。真正瞞上不瞞下。十六鋪地段。爲華租交界地。甲一役。出息豐富。大衆知爲美缺。縣官雖標示開革。仍舊原人運動得之。但張三化爲李四。或以副手出名頂替。換湯不換藥。黃安謹抵任未久。安知此弊。後話姑且慢表。當日黃安謹謂捕頭曰。張桂金等業已在押。本縣今日卽帶去訊辦。捕頭答曰。須請示於領事。領事命交人。然後可歸案。貴縣應移文大法國領事公館交涉。捕房不能擅專。乞諒方命之處。黃知縣碰一個大頂子。亦無可奈何。告別返衙。從前縣官驗屍回去。必擊鼓升堂。排衙放炮。非常熱鬧。且須赴各廟拈香。或云爲禳除不祥之意。不想究屬何因。想爲人命關天。鄭重其事耳。黃知縣循例舉行。卽將法捕頭之

第二十四回 詔媚歐人草菅民命 鄙夷中土攘奪法權

語告訴刑民師爺。命備一角公文。移到法領事處。法領復文。據稱已電達北京公使。候訓令回來核辦。黃知縣氣昏。說死者外國人。聽其自然。延宕一個半月。方接到法領事通知。謂公使訓示。張桂金謝阿慶金狗三人。交中國官廳辦罪。望貴縣派差至捕房迎提。如是往返。去出事之日。已將兩月。纔將張桂金等提到上海縣衙門內。堂訊之下。謝阿慶金狗直認毆打巴隴不諱。官問打在何處。則供亂打一場。記不清楚。官問尙有誰人幫打。供實無別人。祇有我等三人。官問賭博決不止三人。則矢口不移。又問張桂金。既經毆打巴隴倒地。何以還要用刀搨死。桂金供稱。因巴隴受我賄洋兩圓。後見桌上尙有洋銀。復強搶納入袋中。我等不服。遂與之互相扭毆。彼誓不肯交還洋銀。我一時怒不可遏。順手

取榻邊甘蔗刀一把。向之威嚇。原冀嚇其還出洋銀。不料失手擄傷。致命。持刀者我張桂金。不干金狗等二人身上。黃知縣再三盤詰。供詞無異。案無遁飾。法領事先行文要求道台。開審時派員觀審。是日派一名繙譯官。列坐堂下。詳細紀錄。退堂後。又要求錄供之吏。將口供核對。然後回去。知縣命刑民師爺擬定三人罪名。申詳江蘇按察司使。由按察司使轉詳巡撫定奪。三人不分輕重。一律擬成死罪。巡撫郭柏蔭。細察案情。大以爲非。豈有殺死外國人一命。而以中國人三命抵償之理。且犯人投案自首。應從末減。爰將此案發回上海縣衙門改判罪刑。且將黃知縣申斥。謂該令性成媚外。草菅人命。古人有言。愛民如子。斯稱循良之吏。毋得草率從事。原來前清自督撫衙門所用幕友。下逮府廳州

第二十四回 諂媚歐人草菅民命 鄙夷中土攘奪法權

縣之幕友大都聯絡一氣。盡屬師生衣鉢相傳。且盡是紹興籍貫。故有紹興師爺之名號。上海縣署刑民一席亦撫幕之徒。子待孫當然。由巡撫幕中暗通消息。代爲擬定。張桂金爲命案首犯。斬監候秋後處決。謝阿慶爲從犯。杖一百。徒刑二年。金狗亦屬從犯。徒刑一年。係犯人自首。均減一等處擬。黃安謹依此辦理。二次申詳。郭撫台批准定案。一面撫台札飭上海道台。將擬定罪刑通告領事。外人方面尙無逾越之請求。迨同治帝六年春間。北京法國公使行文總理衙門。其意巴隴命案之首犯。催促執行。總理衙門咨交刑部查復。刑部查得江蘇巡撫未曾彙案題奏。照例題奏後。刑部將勾決名冊呈請皇上硃筆勾出者。卽行處決。若本年未勾出。可緩至明年再勾。此項勾決之舉行。必在立秋節後。

故名秋後處決。爲大清律例所規定。但中國政府官吏。悉畏懼外國人。一若外國人所放之屁。定要說香。不可嫌臭。故對於張桂金一案。頗爲注重。規定之手續。目爲遲緩。巡撫郭柏蔭不得不專奏。聞軍機大臣擬旨。張桂金著卽正法。於是等不到八九月間。張桂金遽遭斬首。當時斬首之刑未改革。雖同是一死。令人傷心慘目。同治帝七年。中國政府咨行兩江總督江蘇巡撫。訂定洋涇浜設官章程十條。頒布實行。原爲英美法三界所適用。嗣英美界奉行維謹。而法人則提起抗議。絕對不承認該項章程之行於法界。當租界設會防局時。凡華官向界內拘拿人犯。無須知照捕房。蓋租界初開。江蘇督撫曾將蘇州同知移駐上海。管理界務。及後租界事繁。又設理事一員於洋涇浜。遇華洋交涉。及向

第二十四回 諂媚歐人草菅民命 鄙夷中土攘奪法權

界內傳提人犯均屬之。然當時祇能行之於英界。若法界則領事已遇事干涉。故洋涇浜章程之頒。法領事卽以歷辦慣例爲辭。彼時上海道台爲遷就外人之計。具詳江督。擬與變通。於是另訂法界會審章程若干條。而法公廨之名稱以起。有法廨。則洋涇浜之公廨。自不能不名爲英美公廨。惟法公廨臨時設置。無相當之衙署。乃就法領事署劃地爲之。而審案形式。在英美公廨。凡界內華民互訟之不涉刑事者。光復之前。領事無絲毫干涉之權。惟刑事名義上以捕房爲原告。故歷由領事觀審。尙得爲半截之中國官署。若法廨無論民事刑事。均由副領事到堂。且正名曰會審。華官特不過一陪席者。便外人之詢問而已。此則因兩界性質之異。辦法遂各有不同。至法廨律師。祇許法人承充。卽中國

律師亦不能到庭辦案。彼既視租界爲領土。無怪非本國人不能取得律師資格。至英美公廨之領事觀審。從前本限於刑事。及華人被告之民事案。光復之後。廨權全入外人。於是每案觀審。而性質且類於會審矣。再試言法廨辦理之異於英美廨。英美於早堂刑訊事。所稱捕房解案者。卽是早堂。由副領事蒞廨陪審。歸英德美外國輪流。除星期三。每日開庭。法廨則歸副領事一人會審。堂期每星期祇二日。後以案件增加。每星期一三五開審。較舊例七日中開庭兩次。已加密。然遇瑣細之案。在英美廨以本日逮案。明日解審可了者。法廨則須多延一日。人民之多羈一日。與捕房押所拘留人數之擁擠。皆爲此。又刑事不許用律師。民事則債權債務。非達一千圓之數。亦不許用律師。在問官固可省

第二十四回 論媚歐人草菅民命 鄙夷中土攘奪法權

種種之辯難。然冤抑不可勝數。故法廢自始迄今。名義上有一華官。主持審判。實際刑事爲捕房之全權。民事爲領事之全權。卽司法行政上。華官亦無用人之權。所有書吏差役人等。悉由領事署自行雇用。蓋混合裁判之不如。豈特領事裁判哉。若刑事不准上訴。民事可以上訴。又無法定之程序。敗訴者應將所償之債額。遵判交案。然後准其上訴。從前卽如是辦理。洎入民國。幾將條件附之上訴。而亦革除之。吾國官吏。方升官發財之不暇。誰復於此等處一爲注意。自蘇松太兵備道。改滬海道。尹確定後。表面上亦嘗以規復前清上訴制。以慰商民。乃既有此舉。道尹援例開審。而英副領事大加反對。實際上遂不得不照原判執行。今者當事人雖尙有上訴之請求。道尹公署祇有藉詞批駁。不曰不

合程序。卽曰毫無理由。此雖兩界同然之事。而法界則變本而加厲。以各國司法之開明。對於中國。不妨小試其壓制政策。記者不敢以此爲文明之累。持不解中國官吏之亦熟視無覩也。竊恐百姓浩劫之終古不復耳。洋涇浜章程頒布後。西人研究法權警政市政商務界務。無一事不用精神。無一事不寄意思。租界中馬路之最精美者。以吳淞江向南之四川路。及南京路爲冠。全路均用鐵梨木平鋪而成。養路之設備。尤以南京路爲最完全。有一浦東鄉人。因女兒出嫁。特渡過黃浦。購辦妝奩各物。欲赴虹廟街揀選木器。北行至英大馬路（卽南京路）見有中途容與。身著紅布馬褂。手操箕帚者。不禁咋舌曰。外國人真正富極。所以以掃地之中國人。有如斯榮耀。外國皇帝且賞賜紅馬褂。若中國

第二十四回 詔媚歐人草菅民命 鄙夷中土攘奪法權

須官職升到尙書閣老纔可賞穿一件黃馬褂。莫怪鄉下人都說現在洋鬼子勢力天大地大同行之唐姓是智識階級中人聞之大笑指導鄉人曰此馬路中清道夫也。惟該清道夫何以身穿紅衣則殊有中西歷史之研究。中國古制赭衣爲犯罪人之服。故常州蘇州地方俗語云穿紅衣出西門。穿紅衣爲犯罪之代名詞。出西門係充軍之代名詞。因常蘇位全國之東偏。凡犯重罪之充軍必稱出西門。然則紅衣在中國其作用可知。外國則不然。顏色中以黑色爲下乘。因其不能再加別色於上。以白色爲上乘。因白爲原質。未受各色之沾染。所以凶服亦以黑色表示之。吉服亦以白色表示之。從科學的推論原不錯誤。至紅色一類。每藉以表示法律之作用。淺見之輩。觀外人建築之機關局所。凡辦

公地點之房室。往往用紅色磚牆。謂爲表示特別之意。然僅爲表示特別計。則顏色之可用者尙多。何獨取此紅色。聞之彼國通人。以爲此係歷史上表示法律的效用之色。故海關中所用之各種車輛。亦均紅色。猶中國以黃色牆屋及器具。爲至尊之用。各有其歷史上之習慣。則知清道夫之身穿紅衣。猶表示法律之標識而已。觀其在馬路中間。凡經過之車馬。必繞道以避之。茲事雖小。而外人尊重法律之意寓焉。浦東鄉人聞之。如茅塞頓開。此唐娃不知其人名字爲誰。與尙有何種言論。其胸中文學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夜郎自大事堪憐

胡運爭言不百年

科學殺人無底止

鷄鳴半夜著先鞭

第二十四回 諂媚歐人草菅民命 鄙夷中土攘奪法權

第二十五回

談風度名士留芳 延冰人莽夫求偶

却說唐氏名樣。字碧海。出身湖南。自幼好學多才。二十歲舉孝廉。因避洪楊之亂。流轉到浦東。曾僦居浦東鄉人之屋。目下在上海筆墨生涯。浦東鄉人因不熟悉租界馬路。故央碧海爲先導。一起赴北市。此鄉下老兒。少見多怪。看租界形形色色。不勝詫異。遂向碧海諮詢。碧海爲人又誠懇異常。遇事必詳細解說。上海通商之前。祇有橫鋪石條街。平鋪石板街。及側砌磚街。缸井街四種。凡大街用石條橫鋪。中等街用石板街。堂則用磚砌。或用缸井。至各國通商後。西人建造馬路。始用碎石。並雜以鵝卵石而成。厥後用三角小石。此種三角石塊。除由工部局雇工

第二十五回 談風度名士留芳 延冰人莽夫求偶

搥擊之外。並令羈押捕房之各罪囚充役。更須拖拽滾路巨石。艱苦萬狀。三角石鋪馬路以後。工程師又發明用長方之硬木塊。澆以柏油。其上鋪以黃砂。此南京路卽用以試造者。平坦之至。想以後當更有妙法。在租界市廛之盛。由南而北。法租界市面中心點。在法大馬路至八仙橋。今有漸及西門之趨勢。英租界初自洋涇浜起。以棋盤街寶善街爲最熱鬧處。戲園妓院。皆在於此。未幾而石路四馬路漸盛矣。又未幾而三馬路二馬路。亦人烟稠密矣。大馬路東段。拋球場一帶。市面發達。西段則有會審公廨。訊理華洋訟案。往來之人。僕僕於途。游人亦漸集。虹口爲美租界。三元宮一帶最盛。現在虬江橋北四川路海甯路諸處。亦覺改觀。西人富於經商思想。對於各地。力謀發展。不然。地屬華界之時。

何以荒涼寂寞。碧海與浦東鄉人。且行且語。腹內正飢。爰邀鄉人入酒店小酌。既選較乾淨之桌。二人坐下。堂倌上來。問用何種酒菜。剛欲點菜。忽然小房間內。走出一人。招呼碧海。碧海抬頭一看。原來是一個至友。兼爲同事。此人走近碧海座旁。囑令移至裏面。同桌而飲。碧海辭以有鄉友相偕。勿必客氣。請君自便。浦東鄉人卽動問此位先生何人。碧海告之曰。此人上海鼎鼎大名之文學家。姓王名韜。字仲弢。又號紫詮。才氣橫逸。下筆數千言可立就。尤嫻熟外交。精通洋文。道光帝末年。英國人麥都同。在租界上設墨海書院。聘紫詮主筆政。所交多海內外知名士。與李壬叔。蔣劍人。以詩酒徜徉於滬北。時人目爲三怪。太平天國據守南京。紫詮獻策清國當道。被擯不用。庚申辛酉之間。布政使吳曉

第二十五回 談風度名士留芳 延冰人莽夫求偶

帆檄辦鄉團。幕府籌議。多采用其言。後以避兵。燹遊粵東。有某西人延聘其繙釋中國之經書。既復以重金聘往英國。於是遊歷海外各國。所至之地。文人學士。爭倒屣相迎。酒箋詩筒。殆無虛日。後更東泛日本。與彼邦竹添漸卿。重野成齋。暹谷省軒。岡鹿門。諸名士相唱和。其時紫詮屢經患難。備嘗辛苦。而意氣略不稍衰。酒酣耳熱。歌聲嗚嗚。大有辛稼軒旁若無人之概。人目爲狂。弗顧也。海天遊倦。息影嶺南。後以養疴返海上。設帳教讀。余遂得締交。自是一意著作。所著蘅華館詩草。尤爲風行海內。其憂時感事之作。雅近浣花風格。間有效三十六體者。皆係少年筆墨。自刊印章云。天南遯叟。淞北逸民。歐西經師。日東詩祖。其胸襟之磊落。可以概見。與王紫詮齊名之蔣執復。字劍人。寶山縣人。亦風流

跌宕放誕不羈。較紫詮更覺奇特。少小讀書過目成誦。咸以神童目之。塾師嘗以墨字令屬對。劍人應聲曰。泉。塾師斥其不工。劍人云。以黑土對白水。蓋拆字格也。塾師無以難。年稍長。應童子試。文體怪誕。輒遭摺棄。後竟削髮爲僧。自號鐵岸和尚。太平軍到江南。劍人節假辮。易俗服來上海。與王紫詮謀響應。事洩。仍改僧服而遁。大好頭顱。牛山濯濯。宛然黃冠緇流。人皆不之疑。紫詮自之粵東而出洋。歷十餘年始返國。其著作中有劍人草上餘生記。力辯未預太平軍之事。爲掩飾清國官吏。兼爲自身洗刷起見。劍人晚年隱於上海。以詩酒自娛。往往狂態忽發。不殊於少年時代云。碧海明知浦東鄉人。一農家子。抵掌而說名士。無異對牛彈琴。然且飲且言。自得其樂。浦東鄉人雖瞠目不置一辭。有時

第二十五回 談風度名士留芳 延冰人莽夫求偶

亦點首會意。有頃問碧海曰：唐先生交游甚廣。上海又多奇異之人材。王蔣二位之外。猶得其人否。碧海曰：有。其人姓龔。其父當嘉慶末年。曾任蘇松太分巡道。名麗正。字閣齋。此其長公子。生於上海道台衙門內。初名公襄。繼更名曰刷刺。曰橙。曰太息。曰小定。曰昌匏。晚號半倫。其意無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而尙愛一妾。故云半倫。閣齋藏書之富。爲蘇浙兩省之冠。半倫幼而好學。天姿聰慧。超出常人幾萬倍。家中所藏之書。無所不覽。發爲文章。浩博無涯。年旣長。隨閣齋入京師。兼識滿洲蒙古唐古忒文字。後以攷試不售。棄舉子業而返上海。與粵東人曾寄圃深交。是時英國派駐中國公使威妥瑪。方立招賢館於上海。延攬四方知名之士。以爲幕府。曾寄圃卽以半倫推薦。威妥瑪與之談。大

欣賞。每月致送白銀一萬兩爲薪水。咸豐帝十年。英國以兵船入天津。寇北京。焚圓明園。咸豐出狩熱河。半倫實與英兵同行。既抵清宮。單騎先入。取金玉古玩珍貴物品。捆載而回。後爲人知之。交相唾罵。及曾國藩蒞任兩江總督。聞半倫才思羅致爲己用。會入京引見。道出上海。邀半倫至。張盛筵款之。酒酣。曾國藩以言探之。微露其意。半倫大笑曰。以僕之地位。公卽予以官。以司道爲止。公試思之。僕豈能居人下者。公休矣。毋多言。今夕只可談風月。請勿及他事。國藩聞語。噤不敢言。未幾威妥瑪死。半倫神志頹唐。不自振拔。動輒效灌夫罵座。視時流無所許可。故人皆惡之。目爲怪物。所藏之珍貴物品。暨名人書畫。變賣殆盡。嗣益覺無聊。遂發狂疾而死。此人係抱種族革命之思想。因生不逢辰。故作

第二十五回 談風度名士留芳 延冰人莽夫求偶

佯狂之態耳。碧海一席談。浦東鄉人倒也聽得津津有味。飲酒既罷。相將出外。又央碧海領導。購辦應用物件數事。告別而去。光陰迅速。已屆同治帝八年。春去夏臨。正值天中佳節。黃浦江邊。有多數划子船。作龍舟競渡之戲。鑼鼓喧闐。非常熱鬧。距上海虹口十餘里。有引翔港鎮。其時馬路雖未造到鎮上。而此處市面。一日興旺。一日各項工廠。亦漸次建築。有造船廠一所。廠名耶松。爲英商事業。專門製造輪船。所雇工程師。當然爲外國人。內分機器間、鋸木間、銅匠間、鐵匠間、木匠間、數部份。銅鐵又分熱作冷作。大概廠主工程師。各部份頭目。暨重要職員。均爲外國人充當。管門防夜等職。亦然雇用外國人。惟有木工銅鐵工人。悉用中國人。因華人工價既低廉。又肯耐勞苦。每日上午六七點鐘上工。

直至下午六點鐘停工。除午膳略可休歇。每日工作十小時之多。東西洋各國均無此例。故外國資本家。利用華工之富於服從性。大沾其利益。耶松船廠所雇銅鐵木各項工匠。不下三四百。都自備食宿。每日進廠有木匠。王阿然。陳晤叻二人。皆江北通州籍。內地工資極微薄。每日所得祇一二百文。經同鄉人慫恿。相偕到上海營生。託人在耶松船廠領得腰牌一塊。入廠上工。每日工資四百文。其時社會之生活程度。尚低下。流社會及苦力中人。開支尤省。王阿然。陳晤叻自食其力。寒暑無間。怡然自得。一日聞耶松廠近邊。將開辦洋紗廠。須招雇女工千人。入廠工作。於是船廠內各項工匠。凡未帶家室者。咸思將內地種田之妻孥。挈至廠之就近。以便應紗廠之招雇。並可省一筆寄食之資。王阿然

第二十五回 談風度名士留芳 延冰人莽夫求偶

亦如斯計書。陳晤明年祇二十四歲。子然一身。尙未娶妻。謂王阿然曰。汝倘然家眷移住此間。吾可以附住。貼膳汝處。王阿然計議已定。欣然回至通州鄉下。將妻孔氏。帶領至引翔港耶松廠左近。賃草房一間。安頓探聽洋紗廠尙在籌備時期。招工之期未屆。而他種手工。雇用婦女者亦不少。如揀茶葉。剝繭子。揀鷄毛。裝火柴。婦女亦隨地可謀生活。王阿然乃令孔氏當揀鷄毛一役。日可得二百文之譜。耶松廠有銅匠一名李川郎。崇明人。年近三旬。進廠已久。銅匠工值較木匠豐厚。手中積儲洋銀二百五十圓。古語云。餉暖思淫慾。飢寒起盜心。李川郎囊內充盈。於是朝夕謀娶一個老婆。而乏人作伐。與孔氏同揀鷄毛之女子劉小妹。花信年華。貌尙不惡。每日清晨上工之際。必路經李川郎住處。李

川郎始則目迎而送之。爲日既久。李川郎候於路旁。與劉小妹胡調。小妹亦不拒。川郎固曠夫。小妹亦怨女。乾柴烈火。勢必致於燎原。矧川郎自有阿堵在。何事不可商量。李川郎之於劉小妹。業已入彀。而效神女囊王故事。第小妹家有父母兄弟姊妹。恐醜聲傳播。難免遮遮掩掩。蓋距昌言女子自由。相隔四十餘年。斷斷談不到解放二字。川郎屢欲作進一步之計畫。實行締結婚姻。而劉小妹意思。父母囿於舊習慣。不能苟且從事。惟有央人介紹。先傳庚帖。而後按部就班。行以六禮。庶幾可享同居之幸福。久而久之。李川郎無計可施。萬分焦急。賴劉小妹想出一條路來。謂王阿然之妻孔氏。與己一處工作。囑川郎央託阿然。以耶松廠同事之名義。赴劉小妹家中。向其父母作伐。俟開談之後。由小妹

第二十五回 談風度名士留芳 延冰人莽夫求偶

運動其貼鄰楊家老婆婆。向其父母游說。務必達到目的。因其父劉泉生母劉方氏。與楊家老婆婆非常莫逆。平時言聽計從。而對我又非常愛護。照此辦法。婚姻必成。李川郎是腦經簡單之人。說王阿然與吾素不認識。安能去求託。劉小妹說。吾去先與孔氏暗地說明。汝然後請其喝一頓老酒。託其行事可也。李川郎等商量妥當。分頭作事。劉小妹在工場內約定孔氏。到其家玩游。孔氏應允。屆時小妹實告其所以。一五。一十。無所隱瞞。孔氏答稱。事無不竭力。但吾丈夫性質愚笨。言辭不善。恐辦得不妙。反貽誤妹之大事。將奈之何。劉小妹云。此係表面上有央人作伐之必要。內容另想方法。請孔大嫂轉言王大哥。萬勿推却。孔氏立即喚阿然歸家。述明其事。阿然說。平生不曾作媒妁。今承妹子與李

川郎哥不嫌粗魯。殷勤委任。姑且擇定吉日。到府上走一遭。若得成功。可以大喫喜酒。豈不有趣。小妹告辭而去。通信川郎。川郎翌日卽走赴木匠間。尋訪王阿然。邀往酒店內喝酒。因陳唔叨同在一處作工。李川郎倒也闊氣。亦拉之同喫。此輩工人。極重視酒食。內地雇工之家。往往爲酒飯淡薄。開罪被雇之工。致生活草率。主客不歡者。傳聞建造房屋時。尤其各項工匠會弄手法。能使此屋或遇火焚。或遭橫禍。或生敗子。或主人夭折。種種不吉利事。均爲酒飯之待遇太苛。匠人用惡毒手段。以爲報復。雖未必確實有據。可見對待勞工。不宜刻薄也。如是。王阿然陳唔叨李川郎三人。在酒店內猜拳行令。飲得酪酊大醉。及出店歸家。途中嘔吐狼藉。下流社會之行徑。大抵如斯。明日大家到廠上工。與王

第二十五回 談風度名士留芳 延冰人莽夫求偶

阿然相熟之友。問銅匠問老李來請喫酒。究爲何事。王阿然陳唔均。是腦經簡單。一本直說。如何如何。於是大衆咸知劉姓女兒。同李川郎。軋餅頭。現將結爲正式夫妻。邀王阿然爲媒人等情。船廠工人有數百之多。一傳十。十傳百。當爲一件新聞。好事之徒。且裝點許多猥褻語。俗語云。善事難於宣揚。惡事頃刻千里。不料此種消息。頓時到劉泉生方氏夫婦之耳。其實劉方氏。已覺得女兒近有不規則之行動。女人家往往溺愛其子女。不忍干涉。劉泉生開一昇小雜貨店。終朝碌碌。安有餘暇。管女兒發生戀愛情節。自經旁人鬼鬼崇崇談論。背後譏笑。方纔知曉。泉生雖是一個小商人。生性異常固執。以爲子女有軌外行動。父母顏面何在。今不肖女兒。玷辱家門。是可忍也。熟不可忍。乃並未與老妻

商量一意孤行。欲犧牲女兒生命。打算買一口棺木。將女兒活釘處死。一面打算。一面躡進自己臥室內。正逢楊姓老嫗與方氏坐談。楊嫗起身招呼。祇見泉生面有不豫之色。楊嫗何等乖覺。知必爲小妹東窗事洩。又素悉泉生推不轉頭。扭不轉惱。恐發生意外事故。乃用言探之曰。伯伯（趁其子呼泉生伯伯）店中生意日漸興隆。官官小姐年紀漸大。老身愚見。婚嫁一切。要特別注意。古人言。男大須婚。女大須嫁。現在先央人請庚帖。爲大官看八字。不可再緩。但見泉生聞言之下。怒髮衝冠。兩足亂跳。欲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海。上。聞。人。自。昔。多。
生。生。死。死。感。如。何。
自。由。花。放。違。時。節。
同。命。鴛。鴦。好。事。磨。

第二十五回
談風度名士留芳
延冰人琴夫求偶

第二十六回

無故開鎗更夫可恨 殺人償命國法能伸

却說劉泉生聽楊嫗之語。大發其怒。云所生子女。如是不肖。婚嫁事無從談起。原來泉生有二子二女。長女阿翦。業已出閣。第二是男子。名喚幼泉。在自己小店內營生。第三卽小妹。第四亦爲男子。名喚多文。出外習業。兄弟俱未攀親。故楊家婆婆以此相探。當下泉生將外邊所傳小妹幹出坍台事。述於老妻及楊嫗知曉。不知彼等兩人。早經明瞭。泉生述罷。恨恨不絕。續語曰。吾已定有警戒之法。方氏忙問警戒之法。若何。泉生云。爽快快。一刀兩段。誰可阻擋。嚇得方氏立刻大哭起來。號咷不止。楊嫗亦魂不附體。祇得勉強按住對方氏。帶勸帶說。幸而泉生外

第二十六回 無故開鎗更夫可恨 殺人償命國法能伸

第二十六回 無故開鎗更夫可恨 殺人償命國法能伸

邊店內有事叫去。方氏認定泉生將殺死其愛女。乃與楊嫗密籌援救之策。楊家婆婆以爲三十六著。走爲上著。惟有令小妹出外暫避。所有費用衣服。藏匿之地。經兩人祕密安排。楊嫗趕速回家。遣人暗囑劉小妹。放工之後。千萬先至楊家。小妹如言而行。楊家婆婆將前後情節。與之告明。並將隨身物件。打成一個包裹。囑其如此如此。連夜啓行。閱者要問劉小妹青年女子。一時往何處安身。不必說。得定是楊家與其親戚關係者。講到王阿然陳唔。不明底蘊。事已劇變。劉小妹遠走高飛。猶癡心妄想作大賓。但等吉日良辰。進行李川郎之親事。李川郎究屬切己之事。日夜盼望。忽然劉小妹未曾走過。心內不勝懷疑。乃無心工作。走到小妹家近邊。探聽風聲。劉家鄰舍。三三兩兩。正在談論小妹失

蹤一件怪事。川郎大吃一驚。急忙奔至王阿然家中。詢問緣由。孔氏茫然無所知。川郎急不可耐。再奔進耶松船廠木匠間。見王阿然一把抓住氣喘吁吁。問劉小妹之蹤跡。阿然與孔氏景況無異。亦瞠目不能答。川郎似乎責備阿然白喝一頓老酒。不爲盡力。反將事情弄壞。目下愛人不知去向。一句兩頭（禽你娘的屁）。王阿然亦然鹵莽匹夫。摸不着頭腦。但聽得李川郎亂罵人。登時無名火自頭頂冒出。躑腳還罵。其餘工匠。見王阿然與人口角。咸近前觀看。也是合當有事。王阿然命數已盡。廠中有夜間當更之英國人一名桌爾哲。日中無事。適在木匠間前行過。見中國工匠淘氣。也不知誰者銅匠。誰者木匠。所爲何事。跑進來干涉。其意若曰不准吵鬧。王阿然知桌爾哲職司更夫。並非木匠之

第二十六回 無故開鎗更夫可恨 殺人償命國法能伸

監工人不應越權多事。因亦破口罵之。該英人明知罵伊而不懂爲何語。李川郎所在之銅匠間。有能操幾句英語之人。故川郎亦學會不全之幾句外國話。時正兩方誤會。引起糾紛。川郎對於阿然頓生惡感。遂將污穢難堪之句。譯述於桌爾哲。桌爾哲適飲酒方醉。驟聆之下。拔出衣袋內手鎗。向上阿然砰然一聲。鎗子從阿然胸前飛入。穿出後背。阿然立即倒地。陳唔呀大喊一聲不好了。桌爾哲知此人定是一黨。亦向陳唔呀開鎗。第一鎗打中陳唔呀左腿。第二鎗將其右手指轟去。三隻陳唔呀亦痛極倒地。不省人事。此刻衆人大譁。桌爾哲見已肇禍。卽倉皇遁去。因其手執鎗械。衆人誰敢拘捕。李川郎知禍根在其身上。亦乘擾亂之際。一溜煙跑走。王阿然陳唔呀一死一傷。血流遍地。傷者僅

存一息。經木匠間頭目飛報廠主。同事之木匠飛報王阿然家屬。其妻孔氏一路痛哭而來。廠主派賬房至木匠間查看。立刻遣人將陳晤明扶放門板上。扛上塌車。送上海仁濟醫院救治。王阿然屍身暫置原處。俟報官檢驗後再定。王孔氏撫丈夫屍身。號咷大哭。經人苦勸。始收涕淚。動手欲將屍身血跡收拾洗淨。旁有解事者阻止。謂須經官府勘驗。過方可收拾。否則不得移動。引翔港不屬租界。係內地。耶松廠關照地甲。投上海縣衙門。呈報命案。請官蒞驗。上海縣知縣姓朱名鳳梯。進士出身。學問優長。力持國體。據報後。命地保預備屍場。一面傳諭差役。租房刑書件。於五月十四日。乘輿排道出城。從小東門外。換乘轎式馬車。隨從人等。均乘皮蓬馬車。電掣風馳。往北而去。美國租界馬路。已通

第二十六回 無故開鎗更夫可恨 殺人償命國法能伸

至楊樹浦。故馬車亦可止於楊樹浦。過此往引翔港鎮。尙有四五里。業由地甲伺候。備齊車輛轎子。等一行人乘坐。地甲本人前導。迤邐曲折。至耶松船廠門首。入門有廣場一片。中央甬道。卽在場中搭蓋草棚。陳列公案。案上擺設硃墨筆硯。縣官旣升座。地甲跪奠。廠中釀成人命血案。兇手爲外國人。並死傷者之姓名年歲籍貫。及屍親之有無。受傷人現未在案。已送仁濟醫院等情。官問兇手是何國籍。曾否帶案。地甲稟稱爲英國籍。肇禍後卽逃入租界。尙未緝獲云云。官命傳屍親王孔氏至案。問過年歲籍貫。又問上有翁姑否。下有子女否。供翁名王才郎。姑張氏。有夫弟王阿鑑。未有子女。丈夫王阿然。認真作工。因與銅匠李川郎口角。不知是何原因。藉地被當更夫之外國人。用鎗打死。同居之陳

唔。亦受重傷。外國人被廠中放走。不知去向。泣請雪冤。供畢大哭不止。毀容披髮。厥狀殊慘。官慰之曰。俟驗過屍身。定能捕獲兇手。懲辦抵命。爲爾丈夫雪昭。言畢。命作土工。扛屍身到棚內。橫置公案下。由作作用清水洗淨後。將鎗子飛進穿出處。詳細檢查。喝報驗得王阿然一名。確被洋鎗擊中前胸。子從後背透出致命。鎗子出入洞口。皮骨俱有焦灼痕迹。倒地後。出血過多。立即氣絕身死。朱知縣走下公案。親視一番。與所報無訛。爰飭刑房書吏。填明屍格。復問王孔氏。爾丈夫之屍身。能否爾自行收殮。抑由本縣命善堂給棺收殮。其時已經王孔氏哀告全廠工人。募集一筆銀錢。買就衣衾棺木。因請求自行殮埋。縣官准之。命具切結存案。諭地甲善爲照料。並命隨從赴仁濟醫院。驗視陳唔。呀。

第二十六回 無故開鎗更夫可恨 殺人償命國法能伸

傷勢。諭畢啓行。循來時之路。經美租界而入英租界。而蒞醫院。凡送入醫院之傷病。不所作作檢驗。自有醫生診斷書呈案。朱知縣以既驗死者。不可不驗傷者。此種循例之手續。取其案牘齊整而已。在院察視一過。參照診斷書。填就陳唔叨傷格。與屍格一起。附入卷宗。然後回衙門。復循俗例拈香排堂。諸事完畢。以此案兇手是英國籍。又是英商之僱傭。目下逃入租界。成爲一件交涉。且命案重大。卽上道台轅門稟見。請咨行英領事。轉飭巡捕房。協拘兇手。歸案訊辦。道台杜文瀾准卽照辦。上海自洋涇浜章程設立。法租界會審公廨。英美租界會審公廨。凡錢債細故違警律等瑣案。均歸審理。至命盜重案。則仍歸中國地方官衙門訊辦。嗣後華官昧於外交。放棄主權。以致各國對於中國。均特別有

司法系統。英美於上海設有司法專員。俗所稱英美按察使。卽是。若英之第二審衙門。在香港或英京。視事物管轄而異。法之第二審衙門在西貢。日本之重大案件。在長崎裁判所審判。名之曰治外法權。其意僑居外國之人民。本國有自行管理之權。藉口案情重大。於彼國司法之獨立。不能任外人參與。未議。或予各地中國駐外事領。以旁聽形式。加以觀審之虛名。當同治季年。各外國在中國勢力澎漲未極。故英人桌爾哲。鎗殺王阿然。鎗傷陳唔奶一案。英領事接得杜道台照會。卽飭捕房嚴緝兇手。捕頭未便庇護。派包探西人將桌爾哲逮捕。押於捕房。解送公廨。由英領與華會審官訊取口供。桌爾哲供稱。彼二華人無端向我辱罵。我一時酒醉。迷昧本性。將防身之手鎗拔出。意欲制止其辱罵。

第二十六回 無故開鎗更夫可恨 殺人償命國法能伸

詎料誤觸鎗機子彈飛出致死傷各一人。我非有心。可以當庭立誓云。英領事謂會審官曰。被告係英國籍。又係英商雇傭。依英律應送英按察使定罪。原告須一起送往備質。時會審爲陳福勳富愛國心。遇事不激不隨。未審此案之先。與杜道台朱知縣曾作一度之會議。決定將該犯卓爾哲交縣衙門依律判罪。倘領事爭執。官廳方面須堅決力爭。務達目的。交涉不可稍懈。爰答英領事曰。人命鉅案。犯事在租界之外。當然由地方官訊判。現此案屢奉道憲面諭。敝國人命與貴國人民生命平等。想貴領事亦斷不岐視。現在惟有照准上海縣來文。將兇犯卓爾哲一名交給縣衙差役帶入城內審訊。英領聞言。謂須請示北京公使辦理。暫押捕房。今日不能交去。陳會審官恐操之過急。反鬧意見姑徇。

其請。還押捕房。退堂後。立上道台轅門。稟明一切。復拜會朱知縣。共同商議。當由道台再行切實照會英領。詞嚴義正。要求將兇犯引渡入城。原來通商以後。各國派駐之領事。早結團體。遇有中外重大交涉事件。必開領團會議。張桂金巴隴一案。亦經領團會議。向中國官廳催請償命。今次桌爾哲鎗殺華人。自未便推諉包庇。准交華官訊辦。但附三條件。開審之日。領團須派員到堂觀審。又內地監獄黑暗。外人不能忍受。須另闢一室。從優待遇。又不可用中國刑具。以此三條件答復道台。議既定。上海縣官屆時飭全班差役馬快。向英美公廨提犯人城。桌爾哲坐馬車內。兩旁有馬快兩名同銜。另兩名坐於對面防守。車後亦立一名租界內馬車。坐容不得過四人。今載五人。非公事不得如此。到老北

第二十六回 無故開鎗更夫可恨 殺人償命國法難伸

門下車步行。前後簇擁者甚多。沿途觀衆亦如堵。抵縣衙內。朱縣官卽刻升座審問。雇通事一名當繙譯。先問姓名國籍年齡職業。繼問肇禍起因。屍親王孔氏及受傷人陳唔吶傷勢。此時略愈。但手足均成殘廢。均到堂候質。陳唔吶經差役雇人力車傳到。扶之上堂。桌爾哲仍供認誤殺。不曾翻供。陳唔吶從頭至尾。自李川郎央媒始。詳細供述。朱縣知方明白肇禍之原因。然則李川郎有補傳之必要。以其爲此案要證。傳到方成信讞。王孔氏泣求償命伸冤。並飭令耶松船廠給資撫卹。陳唔吶請求終身殘廢。斷給二十年之生活費。朱縣官一一照准。命王孔氏暫歸家內。陳唔吶依舊送院養傷。桌爾哲押入監獄。獨居一號。俟傳到李川郎續審。發落畢。退堂入內。所雇通事一名。差役給予黑銀四圓。上

海通事。僅能通洋涇浜話。其話用英文之音。而以中國文法出之。相傳業此者三十六人。名曰露天通事。大抵均歇業之西崽馬夫等集合而成。遇外國水手。及初至上海之洋商。購買物件。則若輩自願爲之嚮導。而從中漁利者。此上海相傳之舊說也。其實凡匪類祕密之結合。自施耐菴水滸。創爲天罡地煞之說。嗣後悉以三十六數。爲其內部之組織。露天通事以無賴著名。上海是否祇三十六人。並無對證。猶後來鄭子明范高頭黨之以三十六著名。實則呼朋引類。無業流氓。要未可以數計耳。李川郎一粗獷之工人。自王阿然驟遭鎗殺。恐受牽連。棄工潛逃。走歸江北原籍。故縣差傳喚無着。再三查訪。始悉已離開上海。致此案延宕匝月。朱縣官以人命至重。應趕速了結。遂第二次提審。原被告齊

第二十六回 無故開鎗更夫可恨 殺人償命國法能伸

第二十六回 無故開鎗更夫可恨 殺人償命國法能伸

到。桌爾哲順供一遍。仍用通事傳譯。縣官堂諭案已訊完。候詳請上憲示遵。屍親由耶松廠出撫卹銀二千圓。受傷人由耶松廠償付醫藥資外。另出贍養銀一千圓。各自回籍。桌爾哲擬絞監候罪名論抵。申詳公文。由府道而臬司藩司撫台制台。時兩江總督曾文正國藩。以洋人蠻橫可恨。批飭改爲絞立決。釘封公文下縣。於七月下旬。將桌爾哲從監獄內提出。當堂賜以酒食。然後如法網綁。用無頂無圍小轎一乘。以二人舁之。全班差役馬快之外。復有捕快民壯劊子手。前呼後擁。提標右營駐上海之參將爲監刑官。朱縣官乘轎殿後。監刑官騎馬帶營兵八名。桌爾哲身穿紅單衫。背插白紙黑字之條。書案由及罪名所定。名字用硃筆一點。所過之地。人山人海。紛紛評論。謂中外人命同等。外國人

犯法與中國人罪刑相同。孰言外國人打死中國人不要抵命耶。從縣衙門至西北城角九畝地。不過二三十分鍾光景。朱縣官下轎升座。監刑官騎馬立校場中。行刑時刻既到。一聲號砲。立即執行。凡絞罪舊法。由劊子手用弓弦絲套罪犯頸項內。漸漸收緊。使之氣絕。校場中堅一木椿。罪犯兩手反縛椿上。人則跪於地下。形狀可怖。頭則套一布袋。後來西洋各國發明絞死罪犯之機器。其法掘一地穴。人立穴內。頭在穴外。深與肩齊。穴內置一電袋。初立木板上。木板徐徐降下。人則徐徐著電麻醉而死。欲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幾○番○滄○海○幾○桑○田
治○亂○興○衰○自○古○然
莫○道○主○權○陵○替○甚
堅○冰○朕○兆○履○霜○先

第二十六回 無故開鎗吏夫可恨 殺人償命國法能伸

第二十六回

無故開鎗更夫可恨

殺人償命國法能伸

第二十七回

甬人仗義鄉魄長安 皖水鍾奇曹交再世

却說中國前代刑罰。死罪分斬首。絞死。因斬則身首異處。絞爲屍體完全。同是死罪。絞較輕於斬。若外國無斬首之刑。死罪爲絞。與鎗斃。中國當時未曾改斬首爲鎗斃。桌爾哲英國籍。不便施行斬首。故以絞論抵刑畢。縣官參將。均回衙門。照驗屍例一樣。拈香放炮。現在講到前回書中主角劉小妹。因其父劉泉生。執拗異常。匿迹他處。不敢回家。幸楊家婆婆。頗有能幹。託其家住南翔之親戚。代爲窩頓。後事過境遷。劉泉生火勢退完。經楊媪與小妹。母親勸泉生。許其歸來。不次解說。泉生應允。此事始告一段落。無端犧牲。王阿然生命不亦冤乎。法蘭西之關租界。

第二十七回 甬人仗義鄉魄長安 皖水鍾奇曹交再世

第二十七回 甬人仗義鄉魄長安 皖水鍾奇曹交再世

於上海。其初界址極狹。東瀕黃浦江。南限於上海縣城。北限於洋涇浜。惟有西方面。可以推廣。其推廣之野心。肇始於清國同治帝末年。於何徵之。徵之四明公所一役。甯波人之經商於上海者。人數之衆多。財力之雄厚。實首屈一指。在未開商埠之前。卽已源源而來。良以甯幫善於經營。富於冒險。尙勤儉。戒浮華。所以團結之力殊厚。其創造公所。在開租界之前。公所旁邊。毗連義塚地。凡病歿而無力還鄉者。悉埋葬此塚上。地下之纍纍白骨。不知其幾千百具。其位置在上海西北城角外。城濠北岸。迨法開租界。此處劃入界內。義塚地之北。有法蘭西公立之學堂一所。外人謀教育之發展。不遺餘力。而規畫路綫。與學堂有連帶關係。乃由法工部局。向四明公所。商量請將該項塚地。出售於伊。公所不

允因召集同鄉開會公議。甯波旅滬大小商人無不來會。僉稱公所暨塚地皆全體甯人出資購買。全體甯人幾無一不有先世骸骨在其中。甯死不願售諸法人。主權在我。法人其奈何我。議定堅決拒絕。并有人倡言外國人往往欺侮我華人。蠻不講理。此際彼萬一用強硬手段。我同鄉人惟有激烈對待。庶杜絕其日後之覬覦。大眾鼓掌贊成。遂由四明公所董事答復法工部局。而法工部局竟然恃強。將塚地上圍牆動手拆除。甯幫當然出而阻止。人數愈聚愈多。法人悍然不顧。以軍隊壓迫。勢將用武。在此千鈞一髮之際。幸上海道台沈秉成知縣葉廷眷探悉單騎飛馳出城蒞四明公所。令全體甯商力戒暴動。表示負完全責任。保全塚地。一面以公理曉諭法國人。甯波人全體之所有權。豈可逞

第二十七回 甯人仗義鄉魄長安 皖水鍾奇曹交再世

強攘奪。各守界址。永遠不得侵犯。法人無詞以答。卽由道台與法領事立約存案。當紛紛擾擾時。秩序大亂。甯幫中體面商人。固欲据理力爭。不願兩方決裂。免釀禍端。而一班工人苦力。未有知識。一倡百和。見法國臨之以軍隊。益爲憤激。於是勢若潮湧。持磚石拋擲者有之。擎棍棒以作勢毆擊者有之。法軍隊遽爾開放洋鎗。以致擊斃中國人七名。內江北籍者一。甯波籍者六。受重傷者九名。內有安徽人一。本地人二。江北人二。甯波人四。雖爲正當防衛起見。未免太無人道。故風潮雖不致擴大。已覺慘目傷心。經葉知縣沈道台詳稟層憲。以與上海領事交涉。未得解決。輾轉遷延。至數年之久。直至光緒帝四年七月。由北京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駐京法公使議結。此案中間。江蘇巡撫。兩江總督。屢

次委員辦理。法人總不肯就範。結果斃命之中國人七名。撫恤銀每名一千兩。而受傷者毫無賠償之費。此事設非沈秉成道台。葉廷眷知縣。有胆有識。据理折服法人。後患何堪設想。沈字仲復。浙江歸安縣人。咸豐帝六年進士。同治帝十一年。任蘇松太兵備道。以上海邑境人民生計日艱。除棉布魚鹽之外。無大宗土產。若非提倡蠶桑。終不足以補救。爰照會紳士王竹鷗唐錫榮。以及各善堂董事。切實提倡。由同仁輔元等堂。共籌公款錢一千串文。往浙省購買桑秧。先就各善堂義塚餘地。及商船會館公地。先行試種。以各善堂能任事者。仿蘇州常州等處。設局試辦。雇熟悉蠶桑者。爲教師。並編成蠶桑輯要。分送鄉村。於是鄉民之栽桑者。日見其多。卒因飼蠶之法不良。難收效果。農家所植之桑。相

第二十七回 甬人仗義鄉魄長安 皖水鍾奇曹交再世

率拔去善堂所植之桑。任其荒蕪。大好桑樹。漸至枯死。殊堪惋惜。嘗言
 士人通經。始能致用。培養譯才。亦當今急務。乃就南園設話經精舍。教
 邑中諸生。又選聽穎子弟。入江南製造局之廣方言館。兼習歐洲文字。
 值台灣生番滋事。日本公使。呶呶爭辯不休。沈道台以公法折之。任上
 海四年。撫內馭外。悉中綏要。官至安徽巡撫。葉字願之。廣東香山縣人。
 遇事勇敢。同治帝初年。道台委辦會捕局。訂中外會捕章程。盜匪斂迹。
 六年。署理上海縣。旋調南匯縣。十一年回任。政治尙嚴厲。有犯法者懲
 之。不少寬貸。胥吏咸中心惴惴。奉命唯謹。大修水利。輒捐廉俸以助其
 成。迄今輿論多頌之。沈葉二人。均有功於旅居上海之甯波幫。蓋四明
 公所。自嘉慶帝二年建造。至咸豐三年。公所房屋。毀於小鏡子之亂。事

平公所董事。集資興復。十年爲洋兵借駐。屋又受損壞。撤兵後。復修葺一新。迄光緒八年。定運樞還鄉之法。二十年在朱家橋。購地建設殯房。逮二十四年。法國人又舊案重提。再度釀成絕大之交涉。容後文述之。自同治傳光緒朝。上海進化。無過水火二端。水火列五行之內。歷千萬年而不變。似無沿革之可言。抑知上海獨不然。光緒以前上海所飲之水。皆取之於黃浦。南市用桶。近者每担五文十文。遠者二三十文。再遠者五六十文。渾濁不能下咽。須以明礬搗之。俟澄清後取飲。亦有浸管仲降香二物。於缸以辟除水毒者。搯紳巨室。每於庭心羅列大缸。貯天泉水以供煮茶飯之用。既清且潔。不過夏秋之交。子及叢生。盡化爲蚊。殊爲可厭。各處非無井水。然其味甚鹹。不堪入口。祇可洗濯物件。及預

第二十七回 甬人仗義鄉魄長安 皖水鍾奇曹交再世

備地方。或有火警。汲取灌救之需。特各街道尙遍置太平水缸。以備不虞。若租界運水。皆用水車。每車約水十數担。由水車夫包送。用戶茶館浴堂酒菜館等。則皆自用水車。彼時雖洋涇浜等小河。皆未填塞。然以渾濁之故。皆不汲用。鑿井之法。爲租界房屋所無。天泉水以尺地寸金。無處排列大缸。莫由儲蓄。以是除水車之外。無從得水。自英美租界。發明自來水。創設公司。供人取飲。清潔過於黃浦。天泉各水。且如遇火警。無須洋龍。水龍澆灌。祇須將皮帶套在自來水龍頭。開放水機。卽見百道飛泉。源源而至。以之滅火。迅速異常。故社會更交口稱譽。而黃浦天泉各水。遂均棄置不用。不數年。法租界亦接踵設立。又數年。而華界南市。亦自行籌備。漸推行於閘北。於是上海各處。皆自來水。非但飲和食

德有益衛生。並於消防上。大受厥惠。至火之改革。乃在燃料。由油盞而洋燈。煤汽燈。電汽燈。物質日進文明。英美租界之電燈廠。創設於光緒帝十年之後。當未設之前。先有煤汽燈。俗名自來火。發起於同治帝末年。至光緒帝紀元開火營業。鐵管徧埋。銀花齊吐。未有電燈時代。固足以傲不夜城也。然締造之初。謠詠繁興。越數年。西人立德。復有電燈之設。上海人疑懼更甚。於前其觀念。無非以電性暴烈。觸之卽危及生命。甚。至道台移文領事。請禁止其營業。旋經該西人一再試驗。無害。始允其設。西人每創一種巨大事業。必幾經艱阻。始克底於成。其百折不回。毅然不撓之意志。誠令人欽佩。始設廠於乍浦路。繼遷於虹口。斐倫路。由工部局自辦。其初係西瓜式之大燈。中燃煤精。其光忽明忽昧。惟路

第二十七回 甬人仗義鄉魄長安 皖水鍾奇曹交再世

燈及戲館花園等用之。嗣改用白金絲發電光綫。異常明朗。營業乃大發展。法界之電燈廠。亦光緒中葉。由法公董局創立。初在洋涇浜之帶。鈎橋後改公司。遷移於盧家灣。有發電機五座。並有改變電流等機器。前所裝置之燈。其光略帶紫色。而射目。近所易之瓷罩。與公共租界相仿。惟茄子式電燈。未有之前。尙有一種水月電燈。其燃料爲電石。有琉璜氣觸鼻。故光雖明亮。而燃點之家殊鮮。今此燈久已不見。大約已無形消滅。汽油燈亦風行有年。因燃點時須打氣。且此油最易著火。須格外謹慎。故人家遇婚喪喜慶等事。臨時裝置者有之。常點者則未見。水火爲人人刻刻所必需品。在上海若有桑田滄海之概。其他服用飲食。變幻無窮。又何可勝數。使非開埠通商。西人醫集於此。安能文明進化。

如斯。然西人皆精研科學。又擅長藝術。故能成此巨大事業。聞明朝有西人利瑪竇。心思絕巧。能製自鳴鐘。以銅爲之。纔及一寸之高。亦無非自科學藝術中成之。後世計時之鐘表。幾家家置辦。當其始。人駭其巧奪天工。每一日十二時。卽作十二次鳴聲。如子時鳴一聲。丑時鳴二聲。至亥時則鳴十二聲。今鐘表一晝夜分兩次。十二點者。想卽以利瑪竇所製變通成之耳。利瑪竇有門人。一姓郭名仰鳳。一姓龐名迪峨。亦西國籍。昔居上海年數甚久。學得製造時鐘之法。轉以傳授上海人。故邑中亦有能爲之者。惟高及尺許。廣亦如之。又上海城內有世家姓朱。儲藏一件古董。是一個沙漏。貯於玻璃瓶中。瓶之口絕小。而有竹架以承沙漏。竹架大小與瓶相等。不知何從放入。相傳亦造鐘之人所造。非發

第二十七回 甬人仗義鄉魄長安 皖水鍾奇曹交再世

明科學。精究藝術。安得爲此。自天主教來華傳道。華人之信教者。其家庭下必種一株果樹。以供獻天主。名無花果。時代變更。昔日高堂大廈。已屢易其主。而其所存之無花果樹。則性質異常耐久。苟屋主人。每日以水澆灌。歲歲可以結實。枝頭顆顆嬌豔可愛。但味雖甘美。微帶酸澀。又絕無香氣。彼教中人。必種此果樹。不知何所取義。茲雖細故。可知中西人。早發生關係。於清代之前。上海華界租界。筆墨之肆甚夥。最著名者。若曹素功。查二妙。詹大有。俱安徽籍。實以徽人擅長製造筆墨。雖松江亦出產不少。而終不及徽幫。我國前有鏡花緣說部中載世界奇異人種。所謂矮人國。長人國。君子國。野蠻國。此類盡屬寓言。然而天地生物。果然無奇不有。安知天王星。海王星。金星。土星。木星。水星。火星。內必

無此種地方。詹大有店主出身安徽之歙縣。其族中名詹長順者。生男子六人。小字一二三四五六。均生成體段。既長且偉。尤以詹五最長。方十五六歲。發育之際。卽有八尺餘之高。詹長順一鄉間農家。所居草房。繩樞甕牖。所生六子。幾乎順駝其背。始可以行動。否則出入不便。詹五諸子中身最高。足有九尺四寸。兄與弟勉強居其父草房中。而五獨另構一間。房簷較父處加高二尺。臥榻不用木製。砌一土坑。彷彿北省之生活。然後從頭至足。堪以挺直。食量亦兼人。每日須用煮飯米五斤。不論蔬菜魚肉。大概以一人抵三人之食。同村之人。競呼爲長人。小兒見之。輒恐怖避去。猶之三國張遼。可止兒之啼哭。夜間詹五不敢外出。慮他人黑暗中。驀然受嚇。曾光緒帝六七年。時歙休諸邑。歲遇荒歉。農夫

第二十七回 兩人仗義鄉魄長安 皖水鍾奇曹交再世

生計。枯索難以維持。詹長順男子六人。祇二六兩個不願就食他方。餘均散而之異地。受人傭雇以求生活。五則從家鄉裹糧。步行至杭州。歷崎嶇山路。八九百里。沿路之人。見五莫不咄咄稱怪。既而從杭州仍步行抵嘉興。再搭航船達上海。未到上海有報館杭州訪事。已發信報告。申報館載入新聞。羣悉此長人詹五。將次行來。好奇之人。咸引領而望。隔數日果然看見。凡看見之人。互相傳述。聞名而未睹面者。咸以爲憾。

「初依詹大有店中習製墨工人。」一日由店中人。領導游玩城隍廟。彼時城隍廟內。各項店鋪並設攤售物者。如蜂屯蟻聚。游人亦絡繹不絕。驟有見所未見之長人。或拍手喝采。或咋舌稱奇。有幾個江湖賣技者。走近詹五身旁。仔細估量。殷勤詢問云。學習過武藝否。到過幾省地。

界。詹五回答。向以耕種爲業。且第一回來上海。任何地方未曾去過。也是詹五運命正否極泰來。方在徘徊瞻眺時。有一俄羅斯國人。名叫薩可諾夫。亦帶同通事一人。入城隍廟閒逛。見如許長身之人。頓喫一驚。走上來將詹五端詳審視。卽經通事傳語。問年歲若干。姓甚名誰。籍于何省。向營何業。家中幾人。曾否娶妻生子。每日費用多少。詹五逐一回答。今年二十五歲。名叫詹五。係安徽省歙縣人。在家鄉耕種山田過活。現到上海傭工。父存母已死。並未有妻子。日食白米五斤。菜二三百文。衣服零用不計。薩可諾夫歡喜得手舞足蹈。欲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醉心歐化莫譏評
無地無材君記取

偉業豐功實可驚
最難堅忍白人爭

第二十七回 甬人仗義鄉魄長安 皖水鍾奇曹交再世

第二十七回

甬人仗義鄉魄長安

皖水鍾奇曹交再世

第二十八回

垂青睞佳人歸滬濱 媚白種大帥發雷霆

却說俄國人薩可諾夫。爲發起獸戲之人。其技能飼養各種猛獸及良馬。使之馴服。然後教練使之成種種狀態。其時歐洲各國。祇有德國人一名。與薩可諾夫同營斯業。今次薩可諾夫來游上海。擬考察情形。開設獸戲院爲生涯。爲日無多。未有所決。忽遇詹五獨一無二之長人中。心改變方針。不如以重資雇用此人。游歷各國。斂取金錢。外人每富好奇心。獲利可操左券。乃令通事道答此意。詹五想目下傭工所入。極爲菲薄。不如趁此機會。可弄幾個錢。寄於家中老父與阿兄阿弟。稍免飢寒之苦。并藉此可以壯游異國。亦殊快事。但本家墨店中亦應說通。當

第二十八回 垂青陳佳人歸滬濱 媚白種大帥發雷霆

即答應薩可諾夫。通事即說洋東問汝。要先取銀若干。詹五說讓吾同店考慮定當。訂定明天決議。乃開明地址。在小東門內大街馬姚街東首。坐南朝北。詹大有筆墨字號。交代通事。薩可諾夫又伸說不可失信。握手而別。詹五與同事朋友。同回店中。此位朋友一五一十。告訴闔店之人。店主聞之。對詹五云。難得外國人請教於汝。汝不必遲疑。預備出洋可也。惟汝之意。取彼多少銀子。詹五云。正爲此事要商量。大家打算起來。應討價多少。店主以爲到外國後。寄費安家。恐極不便。現在以洋銀三百元。置放家用。歸吾代汝設法遞寄。汝購買衣服行李。約需一百圓。帶身上。隨時零用。至少亦須一百圓。川資飯食。當然由外國人會鈔。然則令其先交付五百圓。汝心中何如。詹五拍掌大善。云是極是極。闔

店之人向詹五稱賀發財。一宵既過。薩可諾夫照約定之上午十點鐘進城。尋至詹大有店內。原來西人事無大小。必遵守彼此談定時刻。不差累黍。非比中國人隨口亂說。旋說而旋忘記。中國人之不顧信用如是。詹五謂薩可諾夫。昨日所言。准可定局。惟須先交吾洋銀五百圓。薩可諾夫立時允許。並要訂立合同一紙。載明以洋銀五百圓。聘雇長人詹五。赴東西洋各國營業。川資衣食。均歸雇主供給。生死壽夭。各聽天命。營業所得。以一百份之二十。歸詹五本人。其餘悉歸雇主使用。時間從上海起行之日始。三年爲期。此三年內。居處行動。悉聽雇主指揮。如有疾病。亦雇主料理醫藥。不須詹五本人費用。大致若斯。合同中。西文合璧。因上海商業進出。均用英文。故此項合同。亦中英文對照。詹五非

第二十八回 垂青佳人歸滬 緞白種大帥發雷霆

但不明英文。卽中文亦不識一字。俱由薩可諾夫倩友人繕寫辦完後。兩方簽字爲憑。但磨五難以書押。用鄉間習慣。蓋一指模。事已告竣。該通事向磨五索酬報金五十元。磨五不願提出。通事悻悻然曰。吾輩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洋東一舉一動。吾輩多少要弄點油水。若無吾居中介紹。汝豈能成功。老實說。洋東放一個屁。也要問問吾看。磨五雖係鄉愚。亦明白事理。答應通事。此事外國人來請吾。押吾去求外國人。汝要錢。請還向外國人索討。二人斤斤計較之候。薩可諾夫在旁。雖不懂作何言語。然鑑貌辨色。知通事定要取回。側爰怒目視通事。罵之曰。爾等中國流氓。不要臉。我自會給錢於爾。不准爾向渠要錢。通事祇好垂頭傷氣。縮口不談。薩可諾夫回顧磨五曰。英國郵船公司。我去問過。下禮

拜二船可抵埠。禮拜六起碇。尚有六七天。耽擱汝可從容收拾船。屆開行之期。我自來招呼。一同上船。言畢別去。洋銀合同一概交代。既而外洋公司船如期進口。又准時出口。薩可諾夫另換通事一人。知照詹五。出小東門乘馬車。至南京路外灘。先上小火輪擺渡至江心。登公司船。因船身巨大。不能停靠浦灘。薩可諾夫坐一輛轎式馬車。詹五以身段過長。轎車內不能容納。祇能另座皮蓬馬車。黑店主人送至碼頭。沿途觀長人者猶衆。詹五上船後。真見所未見。此項輪船好像一座大廈。崇樓傑閣。寬敞異常。頭二等艙位無一中國人。詹五爲薩可諾夫所攜帶。故亦在二等艙。薩可諾夫視爲奇貨可居。在船上託一名繙譯。教詹五學習英語。船經香港。薩可諾夫挈詹五登岸。賃居旅館。開始營業。用一

第二十八回 垂青睞佳人歸滬濱 媚白種大帥發雷霆

白布之幃。距地一丈餘。使詹五坐立其中。幃方六尺。周圍二丈四尺。內置茶几一隻。方椅一把。四角用竹竿將布幃紮。一面可以啓閉。廣場一片。可容二三百人。西國樂器一部。樂聲時作。先一日。香港西字報登出廣告。大書特書。請看中國特產之長人。外國人心理。凡遇非常之事。定要親自目睹。以科學眼光。詳細查考。知其來歷。探其究竟。故一時來觀長人者。幾如潮湧。場上致不能容足。薩可諾夫原以牟利爲目的。觀者均須投以銀錢。始披幃一觀。廬山真面目。僅香港一埠。已獲資數百金。以次赴南洋羣島及印度。印度地當赤道。人體發育極早。其軀幹俱碩大無朋。聞有長人到境。以爲世界人種莫長於印度。恐無能出其上者。逮一見詹五相比之下。自慚形穢。厥後盡歷法德英俄荷蘭西班

牙瑞典比利時日耳曼意大利奧國義國所至之地圍觀長人者如堵。薩可諾夫獲其利幾及六七萬金鎊。除川費衣食旅費一應開支之外。照合同訂定。百份之二十交於詹五。歐洲游罷。復赴美洲。順道至日本。從日本橫渡太平洋。抵檀香山。新舊金山。芝加哥。紐約諸大埠。觀客之衆。一如歐洲。其時三年之期間將屆。故南北二洲名城未曾周遍。因巴拿馬運河尙未開通。海程絕遠。薩可諾夫既腰纏富有。而詹五亦積儲美國金圓一萬餘。薩可諾夫倦游將歸。結果圓滿。遂與詹五解除契約。詹五已能操純熟之英語。因暫時僑居美國。作小資本商人。中國長人之雅號。東西洋各國婦孺咸知。居留美國。將及二載。有一寡婦。貴族出身。年齡大於詹五三歲。所嫁丈夫已死。美國女子最重自由。丈夫死後。

第二十八回 垂青暎佳人歸滬濱 媚白種大帥發雷霆

當然擇人再嫁。且此女又無子女。其夫所遺資產不少。交際場中。闐然無色。所居與詹五之賃屋爲鄰。習見詹五樸實無華。作業能耐勞苦。且曾經滄海。未有家室。此女對詹五大加青眼。乃與詹五直接談判。願嫁之爲妻。詹五本亦屬意此女。但雖仰慕而不敢宣諸口。今天作之合。何快如之。祇有一層爲難之處。知美國女子。大都可以自立。今此女自立之能力。倘不大充足。爲丈夫者。恐不勝担負。少覺躊躇。詎料美女已微窺其意。謂詹五曰。余嘗受過高等教育。有專門藝術之學問。卽舍教育一途。而從事商業。亦可充寫字簿計等職。不憂生活之困難。余夫雖乏遺資。而余歷年儲藏之物品。約計之。尙值一萬二千金圓數。卽君日後回國。上海商務。冠於全國。可以經營之事業。至繁至易。君何慮之。有詹

五聞之欣然有喜色。遂締爲夫婦。美女譯名忒拉斯巴蘭。忒氏既定再嫁。詹五遂招詹五遷入其家。實行同居之愛。近幾年來。華人人美洲。受雇爲傭工者。日多一日。其國內人民。漸有嫉視華工之心。紛紛密議。條陳美政府。請將華工加以驅逐。如逗留不去者。設苛例以取締之。政府提交議院。尙在密查。雖未知決議若何。忒拉斯巴蘭探知此事。與詹五籌商之下。孰若相偕返國。別作良圖。二人將手內金錢。劃出半數。購辦正頭五金類。美國工藝中佳良物品。販運來華。圖獲厚利。從此一雙中西合璧。良緣美滿之夫妻。攜手而抵上海。自詹五去國。已六七載於茲。行裝甫卸。卽入城探望墨店本家。詎知二載之前。已經物故。此身高九尺四寸之詹五人。已不復記憶。忽然一旦。又映入眼簾。頗有舊事重提。

第二十八回 乘青賺佳人歸滬濱 媚白種大帥發雷霆

之概。嗣後詹五行止。不在本書範圍之內。閱者諸君。應俱知清帝光緒甲申年。中國與法蘭西開戰事。當時中法之開釁。爲屬於法國之安南。夙稱越南。原是中國外藩。法國以保護爲名。肆其吞併之謀。法海軍提督孤拔。被中國在福建馬江之兵艦。開礮轟斃。陸戰則劉永福蘇元春。馮子材岑毓英等均著戰功。而宿將鮑超亦奉清廷督師之命。鮑超號字霆。相傳太平軍興。鮑超從征。初爲營中火夫。膂力過人。其同營兵士有折薪爲炊者。力弱斧斤不能碎。超以一人之力。可代執數十人之役。睡眠之候。他人望見床上伏一暈黑之虎。臨陣擊鼓。勇氣百倍。敵人遠望。但見黑虎一頭。奮迅跳躍。不見其人。故人盡目之爲猛虎。投生其作戰也。所向無敵。所部兵隊稱霆字營。霆軍聲威。幾令人聞風奔潰。積功

位至提督。封一等子爵。甲申年督帶霆軍。自四川乘輪船順流而下。經過上海。軍隊留駐船上。概不登陸。超則以法租界大馬路外灘萬安樓客棧爲行轅。從金利源碼頭登陸。乘馬車馳入萬安樓棧之大門。其意須進內方下車。以示體統之尊嚴。孰知租界章程。有馬車不許入內之條。有嫻習洋務人員談。此係外人有心蔑視華官。以華官往往鳴騶開道。前呼後擁。傲慢不堪。故特設此章程。但此項章程。向不宣布。祇有外人辦公之處。（即工部局）藏有祕冊。華人無由知曉。以致動輒得咎。豈非彼方別有命意而何。鮑超以封爵大將。頭戴紅寶石頂。雙眼花翎。身穿黃馬褂。足登厚底靴。端坐轎式馬車內。駕以兩馬。車前有掛刀之戈什哈八名護衛。車後站立馬弁二名。氣象威武。時有法租界華人充

第二十八回 垂青睞佳人歸滬濱 媚白種大帥發雷霆

當之巡捕第七十四號。派在法大馬路外灘站崗。覩鮑超馬車剛進萬安樓大門三步。該巡捕即飛奔上前。將車攔阻。揮令退出。馬夫駭愕。莫名其妙。道台邵友濂知縣莫祥芝。已先到行轅內。伺候迎接。馬路兩旁。行人駐足而觀。欲一瞻鮑大帥之面目者不少。鮑超見巡捕阻止馬車。使不得行。問爲何事。該巡捕大喊：「你們違章！你們違章！」並不加以說明。所違何章。鮑超勃然變色。喝令馬前戈什馬後差弁。將該巡捕拿下。道台知縣趕速趨前打千請安。斯時鮑超已下車入內。道縣復上去打千請示。所拿巡捕可否發交懲辦。鮑超餘怒未息。日本爵帥奉命督師。偶經滬上。洋人奴隸。竟如是胆大妄爲。戲侮本爵帥。試問該當何罪。俟奏明皇上。將滬上所有法蘭西人。悉數驅逐出境。君等以爲何如。道

縣不好分辯。祇得唯唯稱是。鮑超又言。租界究竟有何項章程。君等知之否。道縣均說未曾見過。當諭令將該巡捕發交上海縣嚴加管押。候軍法從事。邵道台一想。何必小題大做。現在惟有將人收管。看法人如何料理。莫知縣吩咐手下。先將巡捕帶進城內。候大帥發落。自七十四號被拿之後。法捕頭強格孫。得到此信大驚。正想設法營救。又由包探報告。七十四號有斬首之景象。鮑超軍符在握。有先斬後奏之權力。強格孫立即請求法公廨會審官。投行轅說情。貸其死罪。而鮑超不准。法會審官姓葛名繩。孝號蕃甫。甯波人。劉麗川造反。繩孝從征有功。太平軍至江南。蘇省幾無完土。李鴻章命繩孝游說洋兵助順。關障川門。卽（新北門）築西郊馬路。募常勝軍。効力十餘年。厥功甚偉。其充會審官。

第二十八回 垂青味佳人歸滬濱 媚白種大帥發雷霆

也鋤奸植善。遇事持平。後任華洋理事。同知尤以整頓風化爲己責。強格孫聞說情無效。惶惶然無可措手足。邵道台乃暗遣從人。通知強格孫。謂駐滬俄羅斯領事梅尼庭。在北京時。曾與鮑帥有一面之雅。可挽之說項。強格孫卽奔赴俄領事公館。告知原委。再三懇託。并餽白銀一千兩爲壽。梅尼庭始而推諉。及見銀票一紙。方爲首肯。謂強格孫曰。大凡爲人。緩頰叨情。必先以之條件。此事君須付我全權。然後我能辦到。強格孫曰。當然。當然。梅尼庭乃立駕馬車。赴萬安樓謁見鮑超。寒暄旣畢。首叙前年在北京杯酒聯歡。忽忽二載。有餘。國家多故。外交緊急。今爵帥王師勤勞。統率雄師。經過上海。領事團擬擇定日期。敦請讌會。爲爵帥洗塵。謹有請者。上海租界。嘗訂有章程。無論行號公館大門之內。

非造有特別車路。不能長驅而入。法界華捕。墨守舊章。誤犯虎威。咎有應得。今敵領事爲顧全邦交。專誠相懇。該華捕伏望赦其死罪。宥其無知。一面法捕房自願在行轅門首。立即砌造車路一條。俾爵帥出入。可以便利。乞爲海涵云云。邵道台旁邊幫忙。說中國有一句俗話。大臣不記小人之過。求爵帥俯允領事罷。鮑超原係武人本色。聆領事言之成理。遂應允將該巡捕釋放。梅尼庭久居北京。能操純熟之國語。故對於鮑超。不必用繙譯。自會談話。梅尼庭見要求已遂。又說許多恭維語。而後告辭。回復強格孫。欲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異稟奇姿。劇可驚。

皖公山色。八方迎。

如何管領熊羆者。

枉習韜鈴富甲兵。

第二十八回 垂青賤佳人歸滬濱 媚白種大帥發雷霆

第二十九回

要津黃浦冠蓋如雲 歸國青年花枝解語

却說俄國領事梅尼庭。受法國捕頭強格孫之委託。向中國提督鮑超說情。赦免華捕之一死。以特砌車路一條爲條件。翌日由法捕房雇工匠多人。踐言築造。終算鮑超大有面子。其實邵道台暗中排解。與梅尼庭預先商議。想出此項方法。鮑超徘徊數日。統帶兵士登程。赴香港自道台以下。均齊集萬安樓伺候送行。法捕房捕頭。率同全班。中外巡捕包探。自萬安樓至金利源碼頭。沿路護衛。各國領事。遣繙譯官亦均至浦攤送行。車如水。馬如龍。非常熱鬧。外國人一一與鮑超握手爲別。嗣後法人將萬安樓客棧。房屋翻造。改爲三德教堂。將賠罪而所砌之車

第二十九回 要津黃浦冠蓋如雲 歸國青年花枝解語

路消滅無形。又越數年，此屋仍租作客棧，規模闊大，稱爲仕宦行臺。而特將大門收得極狹。迄今其地址猶是。斯時彭玉麟亦奉清政府之命，統長江水師，開赴粵邊應戰。雇輪船裝運全師，停泊法租界洋涇浜口。先期由上海道台照會法領事，飭知巡捕房，謂宮保（卽彭玉麟係太子少保）座船，每日早晚例須鳴礮。巡捕不得干涉。捕房並無異言。最後李鴻章原以丁母憂在籍，政府以法越戰事，中國無他人能解決之，乃促李鴻章以墨經從公，出任和戰全權。遂到上海，駐節於招商局爲行轅。李鴻章原任文華殿大學士、太子太傅、北洋大臣、直隸總督。上海輪船招商局，爲李鴻章命盛宣懷所創辦，故駐節於此。後以辦公不甚適宜，乃改駐新開路之洋務局。（係洋務局原址，後移至靜安寺路，乃

假民屋設立。氣象堂皇。轅門外東西列礮位二尊。每日上午六點鐘。正午十二點。下午六點鐘。例必鳴礮。以示職位之崇高。有西國醫生巴勃。行經其地。因出門應診。回家午餐。不提防礮聲忽作。所坐馬車。馬受驚而跳耀。御者不能控制。竟爾溜韁。以致御者墜下受傷。巴勃雖未受傷。然喫驚不小。幸爲站崗之印度巡捕。竭力將此馬扣住。未釀鉅禍。巴勃心中大恚。氣沖沖走上前去。將所列小礮。用脚一齊踢倒。口中還囈哩咕。噲罵幾句。行轅內差弁瞥見。飛跑出來三四人。將巴勃抓住拉進去。所稱租界內不受捕房管轄之地。洋務局卽在其內。故華官可以拿人。巴勃旣被抓。差弁入內稟白。請令辦理。李鴻章曰。余在喪服之中。無所用其體制。且西國無此章程。莫怪該西醫之受驚駭而致怒。可釋之。

第二十九回 要津黃浦冠蓋如雲 歸國青年花枝解語

使去。差弁等一場沒趣。怏怏而退。可見李鴻章氣度恢廓。非鮑超彭玉麟可以並論。是年季夏。法國以中國與之爭越南。遂與中國明白宣戰。法國駐北京公使巴諾德。出京往上海。泰東西國際向例。甲國如與乙國失和。駐在國之公使領事。由其國政府召回。各外交衙門下旂回國。以示邦交斷絕之意。當法國政府令公使出旂。暫留上海。時清帝令兩江總督曾國荃。與法公使開議條約。曾制台特坐火輪船來滬。於是道台邵友濂。知縣莫祥芝。率同闔埠文武官員。暨各局所有差人員。迎接於招商局碼頭。制台登岸。乘坐綠呢大轎。以八人舁之。排齊全副儀仗。前後護衛之將弁兵士。不計其數。迎接之文武官員。或騎馬。或坐馬車。或二三人合坐一車。追隨於後。并跟一輛燦爛華美。前駕兩馬之

轎式車。以備制台大人更換。登岸後。由法租界通班探捕。沿途照料。黃浦江內所泊各外國兵艦。俱鳴炮致敬。逮抵英租界。由英美捕房通班探捕。沿途照料。迤邐至老拉圾橋北首天后宮駐紮。迨進行轅。文武官員紛紛遞手版稟見。制台令號房一概擋駕。獨傳見邵道友。濼莫令祥芝。詢問上海近狀。邵道台稟稱。今日上午。據探報吳淞口外。有法蘭西兵艦數艘。游弋海面。不知其意何居。請大帥預籌防範之策。曾制台領首。道縣告辭。制台命道台通知駐滬各國領事。明日親往拜會。道台唯唯稱是。翌日邵道台莫知縣。清早投行轅。伺候隨班拜客。各帶繙譯官一名。鐘鳴十點。曾制台亦帶繙譯二名。參贊一名。換乘轎式馬車。材官四名。衛兵十二名。俱騎馬前後簇擁。家丁二名。站立車後。並不鳴鑼開

第二十九回 要津黃浦冠蓋如雲 歸國青年花枝解語

道。英捕房原派西捕二名。華捕四名。探目二名。在行轅聽候差遣。此刻亦均乘自由車。緩隨於後。各國領事均以禮接待。惟法國公使巴諾德。爲銜命而來。專與交涉之人。故多談片刻。比利時領事因公出外。僅由繙譯官招待。及事畢回行轅。已屆下午一點鐘。各國領事照會訂期答拜。道台赴行轅請示。然後在洋務局布置一切。屆時在此延見。酬酢既畢。卽與巴諾德開始談判。地點亦在洋務局內。曾制台宗旨。須法國先停止軍事行動。而後互議修好。巴諾德要挾多方。言多恫嚇。兵艦之出沒口外。諉爲絕無其事。彼此辯論多時。卒無成議。曾制台用電報奏聞光緒帝。奉上諭。曾國荃仍回江甯。辦理海疆防務。江蘇按察司使陳澧。爲湘軍宿將。南京太平軍城破時。陳澧隨曾制台力戰太平軍。從地道

轟開城牆之缺口。提兵衝入。爲清國中興善戰之將。歷任幾省兵官。後改文職。中法戰事既開。陳澧統帶湘軍若干營。防堵吳淞海口。建議用巨船多艘。裝載石頭。填塞中泓。以阻敵人兵艦之混入。彼自以爲妙策。言於邵友濂。邵道台聞之。知其有損無益。力言此策之不可行。詳論妨礙各外國之商務。定惹各外國之抗議。引起糾紛。再三爭辯。卒歸無效。及條陳於曾制台。以爲可試行。乃於八月內。制台奏飭蘇松太兵備道邵友濂。如法辦理。果然各外國領事。均謂沈石堵口。大有害於商務。與水利。請令停止此事。維時各外國。恐華政府致疑。協以謀我。乃作一通融語。倘中國必欲行此。須寬留口門二十五丈。以便各國商輪之往來。嗣經邵道台與各領事。酌定中泓丈尺。留出十八丈。至寬之處。不

第二十九回 要津黃浦冠蓋如雲 歸國青年花枝解語

過二十三丈。照會各領事查察。此項戰略。實從古所稀聞。又飭上海縣知縣。舉辦民團。除租界之外。一律創辦。城廂內外。各支公費。鄉奉行者。有四處。曰老閘。曰新閘。曰洋涇鎮。曰引翔港鎮。均當地自籌經費。其法多用舊式兵器。如大刀長矛土炮烏鎗之類。招集鄉村無賴。略似兵隊形式。每日在街衢周行一次。以公所寺廟爲集合之地。或製舊式軍衣。讓以紅邊。胸背有一白圈。寫民團字樣。或并軍衣而無之。以此防盜賊。尙不可用。矧可用以敵西兵耶。眞兒戲而已。上海五方雜處。良莠不齊。專以詐騙爲生活者。以盜賊爲營業者。日多一日。旣發現之後。人咸驚詫。豈知後來愈出愈奇。覺從前之騙術。未足爲奇。廣東福建人之赴外國謀生者。往往家資富有。中國人稱爲華僑。四十年前尙無華僑之目。

僅稱爲豬仔。或言金山客。因此等華僑人。以其均從美國歸來。美國有新舊金山之故。其實多在南洋羣島營商業。非必在美國。華僑之初至上海。大都爲粵幫。商店之夥友。或一班閒居無事之人。每日導之出游。或至商店購物。或赴園林游覽。有時入妓院。而尋花問柳。有時乘馬車。而兜風玩月。彼嚮導者。乃從中獲利。每日可得十餘元至百餘元不等。最可笑者。有林姓華僑。原爲福建林氏族。人初抵上海。嚮導者偕之至廣東菜館用膳。所食不過五六元。而司帳開單近三十元。蓋嚮導人早與司帳串通。然彼滿載歸來之華僑。未嘗嫌其昂。而稍露吝色。且嘖嘖稱羨。以爲物美價廉。當無過於上海。受人之愚。尙懵然罔覺。人稱其豬仔客。亦不足怪。傳說華僑中有鄧學松者。其父廣東香山縣人。十四五

第二十九回 要津黃浦冠蓋如雲 歸國青年花枝解語

歲出洋。往新加坡作小商業。時運亨通。越十餘年。積資四五萬。乃改營金銀生意。又十餘年。一躍而擁資財百萬。即娶美國女子爲妻。生男子二。長即學松。女子一。繼又合資創辦航業公司。家產蒸蒸日上。學松生長外國。洋文業已深通。其父眷懷祖國。令其子回中土。誦習漢文。學松亦有志求祖國文學。爰欣然就道。時學松年齡二十。生得丰姿英挺。器宇不凡。皮膚之白純屬美產。而面目與華人一律。惟鼻準略高。辭別父母登輪。歸廣東原籍。其父曾一一指示鄉里程途。暨戚族姓字居處。令之遍加訪問。以三世祖宗之名諱。開明交付。爲歸鄉之對證。事畢。令即入廣州省城。拜從名宿就學。除隨帶金洋八千元。作爲川資用度。以後源源匯寄。學松悉依父命行之。並無意外事件發生。既抵廣州。訪得潘

姓宿。儒託人介紹。執贄門牆。潘氏名仲璋。係孝廉。公同治帝辛未年狀元。梁耀樞之至戚。既納學松之聘。先教以國語及方言。不半載已能言之了。繼教以漢文啓蒙之法。潘仲璋固循循善誘。鄧學松究竟年已成。人。不比孩童之讀書困難。將近兩載。已能操筆作百餘字之文。夙聞上海繁盛。甲於全國。人材之衆。如過江名士。其多如鯽。擬游歷上海。以擴眼界。告明師長。潘氏未便阻止。謂學松曰。余有族弟久居上海。學問勝余十倍。名飛聲。號蘭吏。嘗保薦經濟特科。君此去可止宿族弟家。持余介紹信去。殊便。更有言者。上海花花世界。君青年志士。切勿效走馬王孫。涉足秦樓楚館。幸勿目爲迂腐之談。學松唯唯搭輪啓行。不日到上海。學松年紀雖輕。回國已多時。中華之習慣風俗。已知一班。恐寓蘭

第二十九回 要津黃浦冠蓋如雲 歸國青年花枝解語

史先生家諸多不便。故僅往候。問而寄宿法租界名利棧。中名利棧亦稱仕宦行臺。規模宏暢。起居舒適。詎知上海之廣幫中有專營招待華僑事業者。近人所揭滬上黑幕。恐此項未嘗道破。若輩專向大客棧刺探。苟有華僑之蹤迹。無非俗語挨門進。自撥橙伺候顏色。趨承左右。華僑在上海素乏熟識之人。一舉一動須有嚮導。既有上門兜攬生意。安得不入其彀中。接得鄧學松。成頭者潮州人。姓鄭名子蔚。既迎候學松於客棧。知其年少金多。歡迎異常。若輩蔑片工夫。逢迎手段。豈有不精。輒投其所好。陪侍三日之後。鄭子蔚侈言北里名花之衆。治游之易。逢場作戲。未始非消遣一法。學松究屬血氣未定。聞之怦怦心動。即囑鄭子蔚引導前去。并詢何從問津。鄭子蔚乃偕學松進四馬路書場點戲。

蓋巧於牟利者於茶寮內開設書場。邀書厲各妓登台度曲。藉以勾引游蜂。一時四馬路棋盤街等處。書場櫛比。卽法租界洋行街左近亦有之。而以四馬路也是樓小廣寒桃源趣響遏行雲樓天樂窩顏玉樓等。生涯最爲發達。書場中之茶。每客一碗。收洋兩角。包檯可坐五客。每張大洋一元。亦有瓜子果盆。排場一如戲館。其資與小帳。皆須另給。奏藝之妓。有一人單唱一折者。有二三人合唱一折者。亦有珊瑚來遲。匆匆卽去。不及開口者。曲則京崑山陝虞調揚州調。全備作樂。由烏師充任之。台前懸有點戲粉牌數十方。任客點戲。每折二元。二折最少。十折二十折。多多益善。雖不能照牌遍唱。而戲洋須如數給付。以示闊大少之揮金如土。彼時妓女皆吸水烟。用銀水烟袋。如素不相識之客。醉心某

第二十九回 要津黃浦冠蓋如雲 歸國青年花枝解語

妓色。即點戲以寵之。此妓之房侍。須下台裝烟致敬。并叩邦族姓字。
 款款通詞。迨奏曲既終。客如欲入桃源。便可借之同往。以成相好。實一
 無須媒介捷徑。既有此捷徑。尋芳者皆趨之。妓亦樂於晉接。以遂其貪
 多務得之謀。然此中闊客。未嘗無人。每有自書場識妓以後。竟致迷戀
 花叢。傾家蕩產。子蔚學松。徜徉於四馬路各書場。夜以繼日。雖點幾折
 戲。而學松眼界極高。雖粉白黛綠。目迷五色。竟無一妓當意者。子蔚竭
 力拍馬。謂學松曰。庸脂俗粉。無怪君之唾棄。北里有著名之四大金剛。
 盡往賞識乎。學松問何謂四大金剛。曰胡寶玉。陸蘭芬。金筱寶。林黛玉
 之四人。皆上海名妓。聲噪一時。所出入者。悉爲達官貴人。王孫公子。色
 藝之佳。洵一時冠。其中胡寶玉。年事最大。較爲前輩。餘三人年皆相若。

但四位金剛眼界甚高。纏頭費卽一擲千金。未必能買其一笑。言次子蔚若不勝躊躇者。然學松哈哈大笑曰。我曩者雖未嘗至枇杷門巷。聞繫花驪。而深悉世間美婦人。無富貴不能動之者。君不必過慮。煩導之一試可也。卽晚偕往。近在咫尺之蜜采里。外國大菜館喫大菜。卽爲局票叫齊四大金剛。原來鄭子蔚去年亦做過坵攏華僑一筆生意。此人姓簡。豪俠非常。對於金筱寶。林黛玉兩人。總計消耗有萬餘元之鉅。胡陸兩人。不過點綴而已。未幾簡某以要務匆促出洋。故等於行雲流水。因此子蔚於四妓女概能認識。局票飛去。四金剛相率偕來。好不熱鬧。欲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中朝大官老於事

門前路鬼正擲掄

第二十九回 要津黃浦冠蓋如雲 歸國青年花枝解語

第二十九回 要津黃浦冠蓋如雲 歸國青年花枝解語
不如花國稱王者 猶有天潢貴胄娛

第三十回

獵豔華僑風光細膩 冒名總督騙術新奇

却說鄧學松偕鄭子蔚。在蜜采里吃大菜。叫堂差。竟然四大金剛一齊叫到。因鄭子蔚曾與四妓均有淵源。故能一叫即到。凡妓女出堂。差必有房侍一人跟隨。惟四大金剛之跟局。亦用雙擋。故主僕多至十二人。一室之內。珠圍翠繞。燕語鶯啼。四大金剛入座後。知鄭子蔚又接得一戶偉大人物。各自心內明白。今日之局。係徵求當意人材。又見鄧學松儀表非凡。青春正盛。較前日簡姓超出萬倍。乃各出其手段。竭力趨承。當筵一曲。用盡平生本事。房侍輩多交頭接耳。暗裏說此客之漂亮。觀其外表。定料必有百萬家資。胡寶玉在四妓中。最爲端莊。雖年紀已過

第三十回 臘豔華僑風光細膩 冒名總督騙術新奇

花信之風。而仍姿容秀媚。體態溫柔。爲其餘所不及。大凡紅館人出堂。差片刻即去。至多不過二三十分鐘。今日四大金剛格外巴結。大家多挨時刻。謔浪笑傲。且由房侍蜜語其主人。約齊席散一起同走。蓋恐何人先走。此客或怫然不悅。不肯光顧。綠酒紅燈歡呼及兩小時始宴罷。而堂差各散。學松子蔚亦會賬走出。回棧少息。品評之下。學松目中胡寶玉爲第一。林黛玉爲第二。若金筱寶飛揚跋扈。太嫌過分。陸蘭芬則眼高於頂。盛氣凌人。均難以中式。乃決定先人胡寶玉妝閣。遂相偕往四馬路西公利第二家。榜其名曰書寓。因自書場盛行以後。卽有書寓出現。然而狎客無從分辨。孰是長三。孰是書寓。早已書寓與長三同化。出堂差減至每局二元。更有長三中雛妓。及平日門前冷落之妓。僅收

每局一元。若四大金剛之狎客。不但無開銷一元之例。每局二元亦無多。大概總以三元付節帳。學松既至寶玉房間。適寶玉有一戶稔客。在大房間內。爲巴結學松之故。商諸稔客。移入亭子房間。而讓學松。原來寶玉全是外國房間。四壁張貼名人書畫。起居一切精美非常。寶玉與房侍多方敷衍。知學松纔第一回叫局。卽日光顧。其屬意於此地可知。時逢秋令。氣候溫和。學松親寶玉身。御熟藕色繡邊之襖。耳環手鐲。全以極大新光珠鑲成。光彩弈弈。不施脂粉。寫意非常。其身段真所謂穠纖得中。修短合度。較吃大菜時。另表一種丰神。鄭子蔚問學松。定何日在此間請客。學松答卽晚如何。子蔚搖搖頭。說天氣已宴。客安從邀到。至早定當明日。寶玉屢言。說鄧大少有心幫忙。隨時可以不必急於和。

第三十回

獵豔華僑風光細膩

冒名總督騙術新奇

第三十回 獵豔華僑風光細膩 冒名總督騙術新奇

酒花頭子蔚云。然則吾去代請兩位知己朋友。立刻碰和如何。學松拍手大叫。妙極妙極。請速照辦。子蔚取請客票在手。早經妙齡房侍。名喚阿翠者。將墨磨好。子蔚揮毫書就。一個唐笏丞。一個是本家鄭戟。餘卽花界大名鼎鼎之鄭老八。北里姊妹不相識者。鮮請客條飛去三十分鐘光景。鄭八已到。子蔚爲之介紹。各說幾句仰慕客氣話。獨唐笏丞遲遲未來。須知上海冶游。有幾項人物。夜夜花天酒地。和酒連綿不絕。從傍晚六七點鐘。迄半夜後三四點鐘。無非沈酣於妓院之中。如洋行買辦。鉅大商號公司經理。世家子弟。專是徵逐一流。此外還有政界人物。上面督撫。下面州縣。因公過滬。涉足花叢。挾妓飲酒者。幾乎十人中八九。唐笏丞卽洋行買辦。半屬性之所好。半爲接洽生意起見。故每日流

連不返。請客條送其眷戀之妓處。由彼處照條轉送。詎知斯時唐笏丞亦有友人相邀和局。在寶善街桂馨里。及得到通知。已隔一點半鐘之久。俟匆匆完局。始來光顧胡寶玉處。累鄭八子蔚二人。等得不耐煩。一見笏丞大加埋怨。彼此均狎曠之友。故不會動氣。趕速扛好紅木確和檯。傾出一百三十六隻。照規矩入局。鄧學松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無心作方城之戰。卽遣房中侍婢代行職權。自己坐在精緻坑榻上。與寶玉娓娓清談。雖坑上擺有鴉片煙具。色色華美。及著名廣成信之陳膏一大缸。無如學松未有嗜好。無所用之。不過久談之時。將身躺下。藉以舒適而已。寶玉自知久享盛名。韶華不再。此時已領育一個女孩兒。名喚小玉。爲將來傳授衣鉢之計。對人言係已所親出。僅六齡光景。亦述諸

第三十回 獵豔華僑風光細膩 冒名總督騙術新奇

學松學松命攜至坑榻前。一觀小玉眉目如畫。煞是可愛。學松身畔摸出銀幣四枚。賞作壓歲之用。寶玉推讓再三。而後收領。學松雖乍入花柳。舉止落落大方。絕無登徒子態度。寶玉被所賞識。並未具真個銷魂之意思。詎知寶玉閱人雖多。從不肯濫用愛情。今邂逅學松。覺其青年溫厚。天真盎然。倒發生一縷情絲。深願委身以事。言辭之間。輒流露其肺腑中事。正彼此繾綣。一往深情之際。驀地聽得鄭八拍案大叫。兩人倒吃一驚。諸君知爲何事。原來鄭八看得一付萬字清一色。是九萬碰出手內一萬對字。二三四五六萬各一張。八萬克子。一四七萬等和。河裏還未滿十張牌。而已被上家代碰之人。嵌三同攤出。氣得鄭八暴跳如雷。大罵其豬獠牌。使局內三人。暨局外寶玉學松。與房侍數輩均爲

失笑。此時寶玉對於學松。已言語投機到十分。決計送客留髡。但未知學松心中一諾與否。乃以言探之。鄭重呼聲。鄧大少。君之品貌骨格。超出凡庸。將來誰氏繡閣名姝。有此福分。爲君配偶。如妾者。路柳牆花。自拚今世永遠墮落。不作非分之想。竊願來生爲良家子。得伴侶如君者。心滿意足。言次唏噓者。再學松雖少年英俊。從未涉足情場。聆寶玉之論調。一種憐香惜玉之心。油然而生。卽脫口言曰。我等因情投意。合訂爲朋友。未嘗不可。寶玉聽此語而大悅。知學松亦傾心於己。鄭子蔚在花柳一門。亦可稱富於閱歷。目前縱身入利局。而於學松寶玉之言辭舉動。件件注意。知兩心相印。學松已入彀中。迨入圈輿。子蔚連呼翻場翻場。蓋代學松綳場面。以取媚於寶玉。獨唐笏丞鄭八莫名其妙。齊

第三十回 獵豔華僑風光細膩 冒名總督騙術新奇

說爲時已宴。可留待明日。再來奉陪。寶玉乃謂子蔚曰。蒙鄭大少盡力拉場。感戴無極。但秋氣已深。諸位大爺因幫賤妾之忙。恐過晚。或致受涼。賤妾殊抱不安。今夜請舉淡酒一杯。暢談風月。明日再由鄧大少恭請早光。何如。於是子蔚等三人。大家拍手贊成。說罷。侍婢四五人。七手八腳。端上和菜一席。寶玉斟酒敬客。行令猜拳。歡呼暢飲。尋常妓院。碰和停局。後祇供給稀飯一頓。用粥菜或六碟或八碟。客如嗜酒。并以供之。倘欲吃和菜一席。須預告所眷之妓。亦可點菜。何種菜館。或京館徽館。或川館津館揚州館廣東館福建館本地館。任客之便。大概在午膳晚膳之時。若停局在半夜前後。則無此例。今寶玉特別待遇學松。故半夜亦吃天津館和菜一席。道地而又豐盛。寶玉應酬之周到。談吐之文

雅。酒量之高大。歌曲之精良。洵獨出冠時。雖碰和夜飯。不啻擺花酒。設非寶玉屬意學松。那有此異數。唐笏丞鄭八均斲輪老手。素仰寶玉名噪一時。看此種擺場。卽知和局主人。業經中式。乃向學松勸之不已。飲酒微有醉態。輿致復發。稱如此美滿姻緣。不可不作長夜之樂。以誌祝賀。相與洗盞更酌。笏丞鄭八子蔚均能飲多量之酒。學松量亦不弱。但性喜白蘭地。若花彫京莊原梁之類。不大肯飲。好在胡寶玉房中。置備完全。真正舶來品。三星牌白蘭地。常常儲蓄半打之多。今夜如及時之雨。可以開懷暢飲。曾幾何時。金鷄報曉。而四人正在酒酣耳熱。子蔚重復發起。再振旂鼓。罷飲碰和。寶玉精神充足。房侍婢知爲財神降臨。亦俱歡天喜地。妓院生涯。本卜夜而不卜晝。故雖通宵和酒。未嘗稍現困

第三十回 獵豔華僑風光細膩 冒名總督騙術新奇

倦之容。斯時四人均含醉意。連寶玉亦臉泛桃花。恰如雨後海棠。嬌豔無比。第二次和局。寶玉親自出馬。替學松竹戰。四圈後再擲座位。學松斜睨寶玉背後。寸步不離。彼三人笑曰。此刻寶玉是嫖客。鄧大少反似別處叫來堂差矣。引得全房間大笑。鷄聲再唱三唱。忽焉東方大白。旭日初升。竹林尙未游罷。學松問子蔚曰。擺酒最早在何刻。子蔚答不拘時刻。但怕菜館不曾開市。大約十二點鐘爲至。早。學松乃喚侍婢取請客票。在坑榻上揮灑起來。不知不覺。竟寫上英文。其意若曰。卽日午刻十二時酒敘。寫成一一面致。詎知彼三人皆莫辨英文。見此請柬。瞠目不能對。寶玉敏捷。迅將請柬三張收轉手中。喚一聲鄧大少。君是中國人。不應弄此狡獪。學松纔自猛省。連續說吾過矣。復端端正正寫出中

文送於三人。俱答言叨陪末座。子蔚云待弟局畢。想幾個知己朋友。一并去邀。包管吃得熱鬧。原來請吃花酒。客人越多。越體面。叫局越叫多。越體面。以學松的身分之場面。極少擺雙檯。最好雙雙檯。此層非子蔚拉場。學松人地生疏。安能辦到。過不多時。二次和局終了。大家洗臉漱口。覺得略爲疲倦。斯刻川著阿芙蓉膏。三人皆非所嗜。惟日日花天酒地。至精神勞頓之際。偶一吸之。鴉片本名洋藥。實生陽壯氣之金丹。人有疾病。及作事困苦。試抽數口。立即精神興奮。耳目清靈。外國人未嘗不用鴉片。特是但以治疾病。非若中國當作粥飯。視同茶酒。若斯需用。非徒無益。且有大害。笏丞鄭八子蔚三人。輪流眠於坑榻。檯靈燈亮。其樂陶陶。上海廣成信烟膏。可謂各省馳名。因烟土生意爲廣東人專門。

第三十回 獵豔華僑風光細膩 冒名總督騙術新奇

學士行無一家非廣幫挑膏店亦然。同是廣東人。又分大埔潮州兩幫。上海廣幫烟土之歷史。書不勝書。而廣誠信則有足資談助者在。光緒中葉。上海鴉片盛極一時。著名者如南誠信綺園寄園芳園等。然皆供人開燈過癮。非零售之挑膏店。挑膏店爲廣幫開設者十之八九。中以廣誠信貨物爲最良。其熬煮之法。比衆不同。價亦較別家爲貴。每日門庭若市。擁擠不堪。凡達官顯宦之抱烟霞癖者。爭趨之若鶩。故終年營業殊鉅。獲利不貲。兩江總督劉坤一烟癖極深。日夜吞吐不停。手下長隨均善裝煙。其所用烟具。不消說得均上等之品。煙槍之衆多。卽南誠信綺園恐猶不及。中有老槍兩枝。至可寶貴。故劉坤一倚爲性命。其一係象牙質。已用得年代久遠。色如漢玉。長一尺四寸。粗一寸八分。金子

飛鑲。同治六七年間。有一候補道。費銀二百兩。買來孝敬。其二係沉香竹質。此竹產於廣東瓊州萬山之中。頗難尋覓。截爲槍桿。吸飲時。異香撲鼻。永久不散。長一尺五寸。粗一寸八分。上中下用全綠翡翠鑲成。考其何時出品。將近百年。故色帶紫黑。而馥郁依然。此物爲廣東掛印總兵官某氏。因案被參。清同治帝交劉坤一查辦。該總兵送一付珍貴禮物。中有一枝烟槍。據說以洋銀六百番易來。此二槍。劉坤一刻不可離。每日早午晚三餐後。由長隨點烟燈二隻。安置於紅木特別坑榻上。何謂特別坑榻。因此榻定製。長有一丈。可橫臥四人。兩邊躺杆子。手二人。劉坤一吸完一筒烟。將身體一翻。復可連吸一頭。吸完一頭。又已裝好。再翻身。吸得連續不斷。如是吸過十二三筒。方坐起身來。早有另一名

第三十回 獵豔華僑風光細膩 呂名總督騙術新奇

長隨遞上六寸長雪茄一枝。手內持火柴一匣。爲之點火。劉坤一所用煙膏。非廣誠信出品不可。屬下文武官員。凡欲鑽謀差缺。必投其所好。或親身或託人來上海英租界九江路廣誠信。購以貢獻。該膏店知之。既稔。常充分預備。以待光顧。苟有賜顧者。起碼數百番。一千金以外者。亦往往而有。一日有乘馬車來之顯者。後長隨二人。主則頭戴藍頂花領。身穿行裝。足登皂靴。僕亦冠履濟楚。下車入門。長隨手中提包袱。解開包袱。出白地藍花之大磁缸十餘隻。命每缸灌注煙膏務滿。該店櫃夥。見又是大顧客臨門。一種趨奉之殷勤。莫可形容。灌注既畢。權其輕重。凡土行膏店。悉用天平秤。故必逐缸衡量。長隨逐缸帖以封條。赫然爲兩江總督部堂封字樣。旋一一捧入馬車。正核算價值若干之際。顯

者忽詢問長隨云。皮包攜來未。長隨亦愕然云。忘之矣。顯者怒。直前以手披其頰。諭火速回寓去來。長隨諾諾連聲而去。既而久不見至。顯者殊焦躁。乃喚車夫。以十餘缸原物。一一出諸車。仍還廣誠信。且與櫃夥約曰。少待敝長隨持銀票來。寶號將票照過。雙方交換銀貨可也。視磁缺上封條依然。黏帖之處。漿糊痕迹猶在。櫃夥決不疑其有詐。馬車於是麟麟而去。及天色向晚。終不見來。直待至次日。仍蹤跡杳然。夥始疑惑。將一隻磁缸啓封驗看。不看猶可。一看則大驚失色。連呼壞了壞了。欲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紅。遍。園。林。劫。後。花。
紛。繁。社。會。難。生。活。

偶。來。游。客。興。偏。賒。
試。揭。當。年。黑。幕。遮。

第三十回

獵豔華僑風光細膩

冒名總督騙術新奇

第三十回 獵豔華僑風光細膩 冒名總督騙術新奇

